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74
1 December 1987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七十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1月18日星期三，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嗣后：博耶先生（副主席）（毛里塔尼亚）
嗣后：卡洛伊先生（副主席）（突尼斯）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3〕：（续）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监测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给南非的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 (c) 秘书长的报告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 (e) 决议草案

本记录可以更正。

对本记录的更正，应以工作语言之一提出。更正应用备忘录形式提出，同时，应编入记录的副本中。更正应在本文件印发日期后一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 - 750室）

对本次及其他各次会议记录的各项更正，将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87-64443

下午3点15分开会

议程项目 33 (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42/22, A/42/22/Add.1)
- (b) 监测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给南非的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A/42/45—S/19251)
- (c) 秘书长的报告 (A/42/659, A/42/691, A/42/710)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42/765)
- (e) 决议草案 (A/42/L.26 至 A/42/L.32, A/42/L.36)

萨拉赫先生 (约旦)：自成立之日起，联合国就一直在审议南非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联合国通过了许多决议、原则和宣言，强烈谴责并呼吁中止该政策。然而，比勒陀利亚政权，不顾这一切，继续蔑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公然反对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它加剧了对南非人民的恐怖主义行径，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及其对非洲邻国的侵略行径。

种族歧视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是对人的尊严与理智的公然冒犯，同时，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对该国当地黑人和非洲前线国家采取的不妥协政策，南非的局势日趋严重，因此，为了尽快解决这一现象，联合国负有重要责任。

有些人认为，目前仍存在着说服南非领导人自愿地放弃种族隔离政策的可能性。可是，我们已向他们提供了一切机会，而他们没有对国际社会的意愿做出任何反应。因此，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南非领导人仍在不断使其种族主义政权更有效力、更能抵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并且更具有生存的能力。此外，该政权经常不断地提出某些改革种族隔离政策的建议。该政权这样做的逻辑使它幻想这是解放它的途径，然而，它们根本没有全面和彻底地解决基本问题。

在国内面临着黑人发动的全国抵抗斗争的压力，国际上受到外部压力的比勒陀利亚政权企图用推诿的办法赢得时间。国际社会应继续对它施加压力，采取措施，迫使比勒陀利亚政府立即、无条件地停止其对黑人的压迫行径，停止戒严状态，释放一切政治犯，劳工领袖和在押犯，让所有政治流亡者返回，停止隔离居住政策，中止所有种族隔离法令以及对邻国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

如果比勒陀利亚政府这样做，就能够为南非所有人民之间进行自由谈判和磋商创造气氛，并且导致一种解决问题的公正和持久的办法，确保后代的自由、公正与平等。

比勒陀利亚政权依靠它同某些国家的关系与合作继续加强自己的力量。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南非政府和以色列政府不断加紧合作，特别是在核与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由于这种合作，以色列得到了支持和财政方面的利益，以色列在打破对南非的孤立方面发挥了作用。以色列还帮助寻找一种途径让南非的出口商品打入世界市场。

上个星期，1987年11月8日至11日在安曼举行的阿拉伯特别首脑会议上，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宣布继续支持非洲和阿拉伯之间的合作，谴责种族主义政权在南非采取的恐怖主义和歧视措施，并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

约旦表示声援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政策，争取自由与公正而进行的英勇和正义的斗争。正在进行斗争的这个民族可以肯定，没有牺牲是实现不了自由与公正的；它们不能期待种族主义政权把自由与公正作为礼品施给它们。南非人民不惜必须作出的牺牲代价，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有更大的决心去消除种族主义政权。这个政权的凶忍和残酷并不能阻止这个民族的斗争。

我国谴责种族隔离制度的军队对非洲邻国所采取的侵略行径，种族隔离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削弱它们的经济，并阻止它们援助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种族隔离政府不仅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而且它还把这块领土作为基地对非洲前线国家发动侵略，并不时地关闭本身领土阻碍前线国家的过境贸易和

出口商品，企图从而讹诈、报复和破坏这些国家的经济。

我们向非洲前线国家致敬，并呼吁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向这些国家提供道义和经济方面的援助，以此来表明声援和支持它们的坚定立场，并减轻他们的痛苦。

我们强调必须加强国际努力，以便让所有国家充分保证全面抵制南非，并保证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反对种族隔离的所有决议。如果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作出这种承诺，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就指日可待。为此，安全理事会必须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立即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恩德赖菲先生（匈牙利）：南非区域依然是世界上一个危机和紧张的温床，尽管多年来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和国际社会作出了种种努力，但是那里的局势依然没有改善的迹象，这是令人遗憾的。

处在越来越深刻的危机中的种族隔离政权扩大其残酷的镇压措施的范围，长期维持紧急状态，并采用监禁、极端恐怖和暴力的手段，以此来阻碍占这个国家人口75%的黑人大多数行使自己的基本人权。几年来的经历表明，种族隔离政权并不愿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由于内部局势日益紧张以及种族隔离制度的危机，南非进行和宣布了改革这国家宪法制度的某些措施和计划，企图挽救这个政权，维持白人少数的统治和特权。南非共和国除了其他手段之外，还利用国家权力、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残酷地镇压这个国家出现的那怕是最原始的反对种族隔离的表现形式。

这个政权在南非共和国不受惩罚地加强推行极端的恐怖措施，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有关去年事件的报告中。该报告也一再明确地指出，南非共和国对前线国家进行经济讹诈，并采取直接和间接的军事行动，企图维持它在南部非洲的统治地位和影响。南非破坏前线国家以及整个区域的内部局势的稳定，企图巩固和维持自己的权力。南非以各种手段阻碍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把纳米比亚作为跳板不断地对安哥拉采取侵略行径。很明显，如果没有外部的援助，任何国家无论地理和经济条件多么有利都不可能这样做。

然而，我们深信，只要南非共和国境内的反对种族隔离的力量继续进行斗争，该区域的国家，特别是前线国家加强联合行动，加强它们之间的团结，在国际上坚定和一致的压力和支配下，就能够实现人们所希望的变革，并最终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

除了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力量和前线国家之外，国际社会应当适当地对南非共和国施加压力，这是至关重要的。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各自或集体的措施，限制或中断同南非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项受人们欢迎的事实。只有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这个国家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国际压力才能够真正地取得成功。至今仍然阻止采取这种制裁措施的那些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也应当认识到这一点。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坚决谴责南非共和国的种族隔离政策，谴责它对内采取镇压措施、以及军事袭击前线国家、推行颠覆政策和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根据自己的能力向该地区的反种族隔离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声援前线国家努力加强自己的团结，击退南非政府的侵略行径。

拉扎克先生(科威特)：请允许我热烈祝贺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祝贺它向大会提供了关于南非国内和周围严重局势的非常宝贵的报告。我还要向监测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给南非的政府间小组的主席和成员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他们向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报告。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一份非常明确和直接了当的报告，详细描述了过去12个月中，由于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种族隔离政策，镇压国内外的反对种族隔离者，破坏和恫吓独立的邻国，南非的局势出现严重恶化，发生了很多事情。

种族隔离政权是南部非洲动乱和暴力的主要根源。种族隔离政权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暴力行动中，坚持向南非人民采取种族灭绝行动，向邻国推行恐怖主义。这条双极的种族主义政策破坏了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在结论和建议部分说：

“为了孤立南非和向南非当局施加压力，以迫使它废除种族隔离，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步骤。然而，离一致行动还差得很远；比勒陀利亚正在狡猾地利用目前存在的漏洞。由于缺乏一致行动和采取零敲碎打办法的结果，比勒陀利亚得以甚至不惜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转入新的市场，找到新的供应来源，以对这些措施作出某种程度的调整。”（A/42/22，第142段）。

科威特完全支持这一结论，并呼吁采取额外的努力，以协调的态度和更有效的手段来进行监测，以堵塞报告中提到的漏洞。

种族隔离确实是对人类的犯罪，是对世界良知的侮辱。因此，我们必须将所有力量和精力用来消灭这一令人憎恨的种族主义政权，并用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和一个建筑在人们在统一的南非内普遍享有投票权的基础上的政权来取而代之。

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种族隔离政权根本不真正打算和平解决南部非洲的冲突。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一野蛮政权在寻求实现自己种族主义目标方面的野蛮性。该政权强化了对已经被剥夺权利的黑人多数的镇压，多次宣布紧急状态。军队和治安部队拥有广泛的权力对人民大加迫害，以恫吓反对种族隔离的人。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声明，在紧急状态的掩盖下，

“在各个方面对黑人加强了种族隔离基本法的实行。比如，1986年6万4千名非洲人被强迫搬家，而1985年只有4万名；1986年，近10万

名非洲人由于非法进入其他地区而遭到逮捕；‘独立家园’中的大多数居民继续被剥夺南非公民资格”。(A/42/22,第24段)

科威特强烈谴责这些不人道的种族主义行径；这些行径是使世界想起了纳粹自诩为文明的不人道行径。有一些最令人不安的统计数字表明，在自1986年6月以来拘留的3万人中，40%是18岁或不满18岁的青少年。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不遗余力地争取减轻南非被压迫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痛苦。

科威特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中的大多数人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不顾剧烈的镇压，为反对种族隔离而进行英勇斗争。我们还要宣布，我们完全声援和彻底支持非洲独立国家反对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对他们推行的恫吓和经济封锁政策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提到了以色列和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之间目前保持的关系中的最新势态发展。以色列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勾结起源于使两个种族主义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战略考虑和共同利益。显然，南非和以色列在每一个领域都进行密切勾结。这种勾结中最令人不安的方面是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军事和核合作。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说：

“相信以色列是南非最大的武器供应国，每年的双向销售额价值10亿兰特以上。然而，更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是两国军事工业之间的秘密的技术、情报和研究合作。”(A/42/22/Add. 1,第11段)

报告接着说：

“以色列和南非之间的勾结最严重的方面是在核领域。据报道，南非科学家曾经在迪莫纳以色列核设施工作。据报道，南非同样计划在遥远的马里恩岛的南极领土上建造一条价值400万英镑的跑道。这个秘密简易机场被看作是一个军事财产，可以被用来发展成试验核导弹的场地。该岛上的科学家说，南非和以色列的官员访问了该岛，视查了这个简易机场。”(A/42/Add. 1,第16段)

科威特谴责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这种勾结，认为它是对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稳定、从而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在种族主义政权的行为、特别是在去年的行为表现出种族主义政权顽固不化的本质的时候，一些国家以和平谈判将导致种族隔离制度逐渐改变的借口反对向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我们对这些国家感到十分惊异。

根据11月16日的《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报道，南非独立的和平关系研究所主任认为，国民党不得不放弃旧式的种族隔离制度，对白人选民的吸引中心已移向博塔先生所在的左边。种族隔离制度的理论家似乎在说，目前存在着一种不同于种族隔离制度意义的旧的种族隔离的概念。实际上，这正是博塔先生想要说的话。然而，所有种族隔离的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实行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以利于一个种族而不利於另外一个种族；换言之，却立一种白人种族优越于所有其他种族的概念。

种族隔离不可进行改良，而必须加以根除。世界必须一劳永逸地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比勒陀利亚政权美化种族隔离制度的企图已惨遭失败，因为黑人已起来造反，反对他们正在受到的压迫。他们正在反抗种族隔离制度并进行一场政治斗争，以争取在一个不分种族的统一的南非中行使其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我们再次呼吁整个国际社会迫使比勒陀利亚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地释放一切在押政治犯，特别是伟大的民族领袖纳尔逊·曼德拉。

在被压迫的南非人民正在进行恢复其权利的不懈斗争时，国际社会继续施加压力以根除种族隔离制度，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只有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才能实现这一点。如果要在南部非洲恢复和平与安全，就必须实行这些制裁。

在不能实行这种全面强制性制裁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使用有选择的、自愿的制裁手段，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认为这一方法适合于堵住漏洞，并防止南非政权找到

可满足其经济需要的新的供应来源。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石油是国际社会能够对种族隔离制度实行经济扼制的主要产品之一，因此科威特努力推动我们与阿拉伯和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实行的石油禁运。我们参加了监测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给南非的政府间小组。我们赞成小组的宝贵工作及其报告中的结论与建议。我们极为赞成其结论，即有必要建立一种制度来收集关于往来于南非的船只活动的情报。这种制度将大大有助于遵守石油禁运的国家监测在南非问题上的石油流通情况。建立这种制度肯定会堵住使南非及其进行贸易的公司破坏禁运的漏洞。

国际社会在很多会议和其他场所多次谴责种族隔离制度及种族歧视的作法。科威特有幸于上月主办了伊斯兰会议组织的第五次首脑会议。在会议通过的众多决议中的最重要一项强烈谴责了比勒陀利亚少数人政权的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其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对前线国家的多次进攻以及对南非和纳米比亚黑人的镇压。首脑会议还重申支持联合国要求消除种族隔离和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决议。会议呼吁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经济制裁。另外，会议建立了一个伊斯兰会议组织关于南非和纳米比亚问题的委员会，敦促各成员国向非洲基金捐款，该基金是由在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运动第八次首脑会议为帮助南部非洲国家而成立的。

最后，根除种族隔离的斗争是一场正确与错误、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斗争。正义将最终战胜非正义，自由将最终战胜奴役。我们终有一天会看到一个和平、统一的南非，在那里大多数人民将重新获得不可剥夺的人权。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大会多年来不断强调指出，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负有援助南非人民进行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特殊责任。尽管我们迄今已通过了很多宣言和决议，并采取了广泛的措施，然而南非政府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却继续成为压在国际社会良心上的负担。

不道德和不公正的种族隔离制度是一种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形式，只能靠暴力和压制维持下去，它是对自由和平等基本概念的公然蔑视。显然，这一制度只能彻底废除，而不能加以改良。虽然国际社会一致表示关注，比勒陀利亚至今仍然拒绝表明消除这一邪恶制度的诚意，仍在抵制任何富有意义的改革。

一些年来，我们目睹了在南非，危机不断加深，压迫日益加强。关于该国现状的情报表明，尽管面对残酷镇压，对种族隔离的抵抗却在明显高涨，进而又是更为残酷的镇压。尽管有世界范围的声援，纳尔逊·曼德拉已在监狱被关押了整整25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另一位领导人戈万·姆贝基最近获释，而他已在监狱里被关押了24年。姆贝基的获释如果是为释放其他政治领导人和囚犯而迈出的第一步，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动向。

一个月前，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旨在发动一场争取释放南非政治犯的运动，会议指出：

“在南非，任何人都可能在任何时间被无限期地拘留。虐待、酷刑和治安维持会成员的使用已经失去控制。近几个月来儿童成为国家暴力的目标。仅在1986年一年，据估计便有3万人被拘押，其中40%不超过18岁，一些人甚至只有12岁。在过去三年中已有26人死于拘押中。有一个妇女和29个男人目前在等待执行死刑。这些人的罪名仅仅是反对种族隔离。”

对教会和工会领导人、新闻记者、青年人甚至儿童的大规模逮捕和拘押只能加剧南非悲剧性局势的恶化。为加强目前的种族分离和歧视制度而进行的宪法改革加深了黑人本来就已存在的失望情绪。去年在全国宣布的紧急状态和1987年5月进行的只有白人参加的选举的结果进一步恶化了这一爆炸性局势。

面对这种局势，南非政府应当意识到，只要它拒绝永远地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并为真正的政治改革创造必要的条件，这一绝望的事态是将持续下去，发展成为全面的种族战争。

南非对邻国的侵略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化。侵略行动的升级严重威胁到非洲南部的稳定与和平。享有独立和主权的前线国家，无私地表明了它们对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声援，但它们继续成为南非骚扰和颠覆活动的目标。不仅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九个国家受到南非颠覆战的影响，而且颠覆所带来的浩劫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国际社会明确谴责这些行动，因为它们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在南非的镇压和歧视导致的难民流入给邻国带来了另一个沉重负担。南部非洲的独立国家认为，从人道主义出发，它们有义务分出本已有限的经济资源，援助因不堪忍受比勒陀利亚的压制而逃离家园的南非难民。在估价整个局势时，应当注意到这些人民的苦难。

我国政府深表关心地注意到，南非局势的恶化表明，需要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来同种族隔离作斗争。正如秘书长在其最近的一份报告(A/42/512)中所谈到的，今后一些年将是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避免种族战争带来的死亡、破坏和动乱的最后一次机会。

为通过和平手段消除种族隔离，需要那些可以而且应当施加压力者坚决地向南非政权施加压力，并奉行始终如一的可靠政策。

如果我们认为南非丝毫不会理会劝说、呼吁和各类政治压力，那么显然我们必须继续探讨新的办法和手段来强制南非接受变革。今年大多数会员国采取了确实的步骤来孤立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这些努力，辅以开明的议员、工会、教会、大学、学生团体、新闻工作者和青年团体所表明的看法，将推动在全球范围内执行全面强制性制裁，作为抵制种族隔离的和平手段，进而促成南非的多种族民主体制。

南非政府最终必须认识到，它必须作出真诚的努力，抛弃已经过时的恶劣的种族隔离政策，为实现变革而进行政治对话。

在这一点上，请允许我指出，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南非民主变革学会7月份在达

卡尔组织的一次聚会，会上，讲南非公用语的社团的领导人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进行了接触。会议通过的宣言声明：

“与会者认为当权者态度是阻止实现谈判解决南非问题的主要障碍。会议还进一步认为，实现此类谈判的基本先决条件是无条件地释放所有被关押或拘留的政治领导人，解除对各组织的禁令。”

我们对这次会议表示欢迎，并鼓励进行此类接触，而仅仅在几年之前，此类接触还是难以想象的。

最后我希望表示，我国政府决心作出一切努力，强制南非履行其义务，结束种族歧视政策。土耳其同比勒陀利亚既没有外交关系也没有领事关系，作为声援南非人民的一种表示，它很高兴地向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和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培训计划捐助一笔款项，尽管数额并不大。

我最希望对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讲几句话，我们要赞扬它作出了努力，促使公众舆论清醒地认识到需要对种族隔离进行最后的斗争。

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会再一次审议种族主义南非政权在非洲大陆南部违反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和文明行为准则，实行种族隔离制问题。已经多次指出，种族隔离制的政策和实践是违反《联合国宪章》、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和《非殖民化宣言》的，它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经常威胁。

我们特别强调，正在犯下最可恶的危害人类罪的种族隔离政权早已放弃了遵守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的遮掩。对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的侵略、恐怖主义和颠覆行径仍在无情地继续。正在对安哥拉采取这种行动，从它获得独立那一天起安哥拉就没有享受过和平。种族主义当局的占领野心和对国际法准则的无视实在是毫无界限。据新闻报道，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头目博塔和他的三位部长访问了南非军队驻扎的被占领的安哥拉领土。用南非共和国国防部长的话说，他们这样

做是要表明“对军事行动的同情、卷入和个人的责任”。我们记得，南非政权是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在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土上进行这些军事行动的。

尽管国际社会已明确地表示了它的意愿，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仍在继续。实行普遍的紧急状态、镇压升级和对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者实行大规模逮捕却是种族主义政权对人民要求基本人权的反映。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指出：

“紧急状态自1985年7月以来就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并在1986年12月和1987年6月连续重申，这表明南非是一个警察国家，在那里安全部队几乎有无限的镇压权利……”（A/42/22，第21段）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一样强烈谴责肆意的大规模逮捕、谋杀和恐怖、威胁政策，要求立即停止种族主义分子的肆意行动，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政治犯。

在南非的事件表明，不管野蛮的种族主义政权使用什么样的镇压和极端措施，它都不能压垮被压迫人民的群众性抵抗。

正象特别委员会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在1986年9月至1987年8月这段时间内，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遇到了对种族隔离制的前所未有的、全国范围内的抵抗”（第7段）。

报告接着说：

“南非历经了群众坚持动员起来的一年，这反映了黑人多数决心摧毁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它原来的地方建起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的基础。”（第15段）

最近南非煤矿和金矿的大规模罢工清楚地显示了这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决心。现在工人们的每一次示威都带有一定政治要求。南非工会大会是反对种族隔离的一个强大力量。联合民主阵线包括了600个不同的组织，有150万个

不同肤色的成员。正在开展人民地下斗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影响正在逐渐增长。今年初人们广泛庆祝了这个先锋组织的75周年，它是南非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和捍卫者。所有这些都表明种族主义政权再也不能阻挡愤怒的浪潮了，这一浪潮已经席卷了全国，并不断造成政治危机的恶化。

在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权变得越来越无情和富有侵略性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比以往都更加坚决地主张对它采取有效的措施。安全理事会在它第418(1977)号决议中提出对南非实行部分强制性制裁，在运送武器和军事设备方面实行禁运。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安全理事会当时的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帮助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第558(1984)、566(1985)和569(1985)号决议；这些决议补充了以前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决定。同样有重要意义的是，安全理事会在第591(1986)号决议中建议采取一些措施，在军事领域进一步孤立南非。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完全同意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尽快通过对南非的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今年10月我在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形势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采取一些选择性的措施或许是有益的，例如禁止对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及石油产品。然而，为了使之有效，这些措施必须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历史告诉我们，制裁只有在成为全球性的时候，当所有渠道都被关闭且与那些没有参加实施制裁的国家也无联系的时候才是有效的。对南非实行调制性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禁运和禁止从南非购买黄金、煤炭和战略物资将对非洲大陆南部问题实现政治解决产生重要影响。通过政治解决确保消除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过时的种族主义行为是符合所有人民利益的。

不幸的是，一些西方大国，主要是美国和联合王国阻挠通过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有效的国际措施。正是这些国家阻挠了在安全理事会通过强制性制裁。今年初在理事会审议南非和纳米比亚问题时又看到了这方面的新的证据。这些国家仍继

续向种族主义政权提供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和其他援助，而它们又试图掩盖这一点，在口头上谴责种族隔离，并采取一些实际上只是象征性的措施。

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2/22）和该委员会关于以色列和南非关系的特别报告（A/42/22/Add.1）中，有同种族隔离政权进行这种合作的充分的证据。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谴责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但也有以色列——在很多领域继续与南非保持关系。它们妨碍了迅速消除种族隔离，从而延长了大多数受到歧视的人民的痛苦。

有时有人企图把在南部非洲的冲突描绘成全球性东西方对抗的结果。

我们坚决反对对该地区的事件作如此歪曲的解释。我们唯一关心的就是使该地区的国家和人民能够最终得到机会，在和平稳定的条件下行使主权解决它们的内政外交事务，消除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的这一危险根源。

只有结束所有对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的侵略和破坏活动，当纳米比亚获得真正独立和自由，当最终结束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时，才能实现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必须加强联合协调努力，孤立罪恶的种族主义政权，迫使比勒陀利亚当局正视国际社会的意愿。我们同意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议建，它“认为彻底孤立南非是国际社会的一项紧迫目标。”（A/42/22，第146段）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他的题为“现实和实现一个安全世界的保障”的文章中指出：

“种族隔离是国际上不安定因素之一，应当更加协调一致反对种族隔离。

（A/42/574，中文译文第8页）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贯执行旨在迅速消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结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政策；它一直提议抵制并孤立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它同非洲没有任何政治、经济、军事或其他形式的关系。

我们完全、充分地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它正在为加强自己的主权和独立而进行斗争，同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公开或隐蔽的侵略行为进行斗争的前线国家和其他非洲国家站在一边。

我们的人民坚定不移地声援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南非和纳米比亚爱国者为实现自由和真正的自决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我们声援非洲国家为加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积极参加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监测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给南非的政府间小组的工作。这些组织正在进行十分重要的工作，协调并促进国际社会支持南部非洲被压迫人民正义斗争的行动。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积极参与起草《反对体育运动中种族隔离的国际公约》，是最先签署并批准这一公约的国家之一。我们希望该《公约》很快就能生效，希望这将成为孤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所有领域活动中消除各种种族隔离表现方面又迈出重要的一步。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压制并惩罚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签约国之一，而且坚定不移地遵循该公约的所有规定。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每年都纪念国际声援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斗争日；我们举行大会动员公众舆论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宣传彻底根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歧视的残余。我们共和国的大众媒介进行广泛宣传，使我们的人民了解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各个方面，了解联合国及其机构和其他组织在这一领域中的各项活动，以及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

最后，请允许我再一次赞赏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所进行的努力。在主席尼日利亚大使约瑟夫·加尔巴先生的熟练指导下，该特别委员会进行了重要的工作，揭露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主义做法，进一步调动世界公众舆论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斗争。

我们支持特别委员会起草并提交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批准的各项决议草案。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今后也将支持联合国采取的所有积极、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以消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卡姆希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过去一样，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感到有责任同国际社会一道在我们这个庄严大会的讲坛上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将以同样的决心这样做，直到这种非人道的政权从地球表面上消除掉。

在为许多国家人民从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创造了有利条件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70年之后的今天，在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第1条庄严宣布“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39年之后的今天，在我们组织通过具有历史意义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27年之后的今天，非洲大陆上成百万的人民仅仅由于他们肤色的原因受到少数种族主义暴君式政权的剥削，该政权的性质和非人道性只能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相比。

由于白人少数推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政策——种族隔离——我们十分关切地注意到南部非洲的局势越来越富有爆炸性，从而严重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粗暴的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为，政治和经济破坏行为，普遍的暴力行为正在被不公正地强加于该地区的各国人民；这类活动正是这种政策的表现和结果，一直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南非本土上，对种族隔离制度反对者的镇压进一步加强了。为了阻止不断增长和普遍化的人民的斗争，比勒陀利亚竟然使用最有压制性、最野蛮的方法，再次宣布紧急状态，导致大规模逮捕、拘留、就地处决、绑架和谋杀。随时可能对任何人进行无限期的拘留。

仅在1986年一年，比勒陀利亚政府估计拘留人数达3万名，而实际被拘留人数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妇女、青年甚至学童都未能幸免。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包括工会份子、学生、社区领导人、宗教领导人和新闻记者遭到虐待和酷刑，多年在狱中受煎熬。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备受尊重的领袖纳尔逊·曼德拉以及他许多其他的战友在监狱中渡过了25个年头，虽然国际社会为了他们作出了呼吁和采取了行动，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获得自由的希望。

在这一方面，我们只能欢迎例如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最近采取的行动，开始一个为在南非的政治犯得到解放和释放的运动，这一运动是在1987年9月28日的一个会议上开始的，美国某些城市的市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使我们感到特别欣慰的是，美国市长大会的主席堪萨斯市市长伯克利先生告诉我们美国全国的许多州、城镇和市镇都通过了谴责种族隔离的决议，并且要求对南非实行经济和政治制裁。（A/AC.115/SR.609）。我们很有理由希望美国市长在这一方面采取的态度将会对他们的联邦政府的政治意愿产生影响，以便对比勒陀利亚政府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在邻近的纳米比亚，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公然违反国际法规定、《联合国宪章》和有关人权的文书，继续非法占领这一国家。在结束南非对这一国际领土的委任统治权25年后，在同样的种族隔离的法律下压迫纳米比亚人民，并且在跨国公司的共谋下掠夺这个国家的自然和人力资源，这是对本组织威信的挑战和蔑视。的确，我们组织将种族隔离称为“危害人类罪”，并通过无数的决议清楚地指出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在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政府的保护下掠夺这些资源，违反了《宪章》以及国际组织有关机构通过的决定。

在南非，自由战士、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成员以及纳米比亚公民每天都在被投入监狱，被折磨或谋杀，成为种族占领政权军事机器的牺牲品。的确，毫不奇怪，据西南非人民组织外交事务部长本·古里拉布先生说，南非在纳米比亚部署了十万大兵，使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兵营”，并且采取强制征兵的措施和建立部落军队“使整个社会军事化”（S/PV.2759，第87页）。比勒陀利亚这样做有三个目的，这就是：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而跨国公司已将这一国家的资源掠夺得所剩无几；并镇压由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化身英勇的西南非人民组织所进行

的起义；并将纳米比亚的领土作为一块跳板来侵略和动摇前线国家和邻近国家。在这一方面，南非军队积极地对博茨瓦纳、赞比亚、津巴布韦、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这些主权国家的领土进行武装袭击和其他蓄意的侵略行动，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并在某些情况下破坏了主要的经济基础设施。种族主义政权还进一步武装和装备了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土匪以及他们所收买的其他卖国匪帮，允许他们在这些国家特别是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造成长期的动乱，严重地影响了在这两个国家进行的发展。

虽然国际社会作出了非常值得称赞的努力，消除这一人为的灾难，而这场灾难的受害者南部非洲人民的前途仍然毫无希望。根据最高的国际组织，诸如联合国、不结盟国家组织、非洲统一组织或是英联邦所倡导的和平方式来消除这一“疾病”的所有努力都因遭到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傲慢拒绝而失败。比勒陀利亚继续使用的各种阻碍和欺骗的手段，诸如所谓“内部解决”和“联系解决”都只不过是為了欺骗国际舆论，并使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种族隔离制度长期化和得到加强。种族主义南非胆敢如此傲慢，藐视国际公众舆论，完全是因为它一直得到某些西方国家经济上、政治上甚至是军事上的支持，这些国家通过在南非控制下的领土上安置的跨国公司与南非分享巨大的经济利益。我们都知道这些国家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它们至今为止在要作出决定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时候，一贯都是与国际社会背道而驰的。今年2月，安全理事会讨论了这一问题但却无法通过一项要求对南非实施这样制裁的决议。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完全支持联合国及有关机构通过的所有有关这一问题的决定和决议，这些决定和决议目的在于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并建立一个不因种族、肤色或信仰加以歧视的民主社会来取而代之。我们相信，由于南非的不合作和顽固态度，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和平手段将是根据诸如《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那样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在此方面，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在哈拉雷召开的不结盟国家第八次首脑会议所建立的为反对侵略、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而采取行动

基金，目的是为了支持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帮助前线国家在比勒陀利亚报复的威胁下加强他们的经济潜力。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自其建国以来一直坚决地支持南非人民，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下，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下，以及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先锋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以及前线国家为恢复它们的基本人权和自决和国家独立以及保卫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利所进行的正义和合法斗争。我们坚信，虽则比勒陀利亚顽固不化以及某些西方国家进行破坏，国际社会的坚决支持将会使这些斗争取得胜利。

比尔林先生(丹麦)：我谨代表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发言，重申我们对南非种族隔离问题的观点。

十二国一再明确谴责种族隔离，并要求废除这种制度。种族隔离是制度化的国家种族主义体系，这种制度剥夺了南非大多数人民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项权利。种族隔离公然践踏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十二国十分重视这些权利和自由。种族隔离制度污辱了受其影响人们的尊严，并产生憎恨和暴力。暴力的确寓于该制度之中。

今天，南非政府通过对绝大多数人民采取无情的严厉措施，使种族隔离能够苟延残喘。紧急状况法镇压了反抗势力的声音，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以千计的人民不经审判加以拘留和投入监狱，恶化了和平变革的前景。南非政府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但这些方案数目少得可怜，执行起来又十分缓慢。十二国对于暴力和镇压的继续深感不安。

十二国同国际社会一样，对于被监禁的拘留者的条件感到忧虑。没有指控的拘留和虐待儿童的作法特别可恶。我们再次谴责肆意逮捕和不加审讯进行拘留的作法，要求释放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而遭监禁或被剥夺自由的人们。

十二国再次要求结束紧急状况法和南非当局采取的所有其他镇压性措施。我

们对于紧急状况法继续限制新闻自由的作法深感不安。新闻自由是民主进程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则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敦促南非政府立即取消对新闻的限制。

毫无疑问，十二国希望彻底废除种族隔离。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立即结束暴力和通过不分肤色、政治和信仰举行真正的民族对话来实现和平变革。只有在南非人民各组成部分的真正代表参与的广泛谈判才能产生持久的解决办法。谈判的目标应该是产生一个考虑到社会不同方面的自由、民主、非种族和统一的南非。

但是，只要黑人领导仍然被监禁，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仍然遭禁止，对话就是不可能的。我们欢迎释放戈文·姆贝基，但认为这仅仅是第一步。十二国敦促南非政府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并取消禁止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治党派。南非政府反对最近为使真正对话成为可能而作出的努力，我们对此感到遗憾。

但是，一些有胆识的南非人和非洲国民大会领导人今年夏天的会晤表明是能够找到共同立场的。

十二国于1985年9月和1986年同意采取一系列限制性措施，使南非政府认识到进行根本改革的必要性。这些措施包括：禁止新的投资；禁止从南非进口铁、钢和金币；对南非实行武器和准军事设备出口禁运；禁止进口南非的武器和准军事设备；拒绝在军事领域内合作；停止向南非警察和武装部队出口敏感设备；禁止向南非出口石油；召回派往南非的武官和拒绝接受南非武官；冻结官方接触和在援助和安全事务方面的协议；禁止在核部门内所有新的合作；反对同南非缔结各项科学文化协议，除非这种协议有助于结束种族隔离或不会支持这种制度。

除了这些限制性措施之外，欧洲共同体及其十二个成员国开始实施协调的积极措施方案，以便单独和集体地帮助种族隔离受害者。我们特别重视帮助那些在紧急状况法下遭逮捕的人们和重视南非黑人的训练和教育方案。自1977年以来生效的行为准则得到进一步加强，并通过了新的汇报指导原则；这些行为准则是为

在南非设有分机构、办事处或代表的公司而制定的。现在更加重视代表非洲黑人工人的独立工会所发挥的作用；各公司必须更为注意教育、训练、黑人职业发展和更广泛的社区项目。准则的目的仍然是为废除种族隔离作出现实贡献，和大幅度提高尽可能多非洲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南非政府无法解决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问题，这影响到南非邻国并给南部非洲带来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麻烦。十二国对这种局势深感不安。十二国和欧洲共同体向南非邻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主要的优先事项是通过改善该地区的交通设施来减少邻国对南非的依赖程度，这项方案主要在南部非洲发展合作会议组织下实施。参加该次会议的各国还在第三次洛美公约范围内获得发展援助和从欧洲共同体中获得粮食援助。在过去几年里，这些国家从欧洲共同体和根据与其成员国的双边合作方案获得了一年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各类援助。

从表面上来看，南非五月份举行的白人选举是反对根本变革少数团体的胜利；但事实上，谁也没有获胜。白人少数社区赞成继续将大多数南非人排除在决策之外。南非政府可能暂时能够使用武力镇压反对势力，但它无法阻止历史的潮流。

共同体12国将继续监测种族隔离影响所及的各个方面，包括侵犯人权和其他以紧急状态为掩护的侵害行为。我们将继续施加压力以促使和平变革。在废除种族隔离未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将不断审查共同体12国对南非的态度。

共同体12国在许多场合已明确表明憎恶种族隔离制度。这一罪恶的制度注定要灭亡，南非政府最好早日承认这一事实。我们的目标与整个国际社会是一致的——确保结束这一不能容忍的制度并建立一个给予所有人自由和正义的南非社会。

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统治和压迫制度都有一个特征，即每天它们都向世界说明它们反对法律并顽固地将可以忍的事物推到极限。在这一方面，种族隔离政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在最近就侵犯了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重新向国际社会发出危险的、非同寻常的挑战，这一挑战就是种族隔离的最高代表前往安哥拉。

南非部队所进行的侵略活动的频繁性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变成占领部队，南非总统出访对其部队进行视察再一次最危险的显示了种族隔离制度对南部非洲人民所造成威胁的性质及其多方面性，并显示了它不断对国际社会进行挑战，但却没有受到惩罚。

种族隔离从根本上来讲，通过其行动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种威胁有三种情况，他们都是独特的威胁，在采取所有行动加速结束种族隔离之前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首先，在南非存在着一种特别完善的体制化的种族主义制度，这一制度的表现形式特别残酷。它不承认人类最根本的自然权利，这使它将整个民族，不分其年龄或性别变成一群没有姓名的人群，他们没有发言权，没有权利，而这仅仅是由于他们不是白人，可以根据少数人的思想任意对他们进行剥削和压迫，这种少数人思想给予所谓的白色超人特权将法律强加于它所认为低劣的人的头上，而这只是由于他们不是白人。

种族隔离残酷地剥夺人的尊严，这还使种族隔离成为对纳米比亚的国际合法性的蛮横挑战——说它蛮横是因为它当然不会受到惩罚。

比勒陀利亚政权在长期公开违反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将殖民政府强加于纳米比亚人民的同时，它还不断地扩大其种族主义统治的地理基地及对邻国进行侵略的基地。在这一方面，南非军队及其雇佣军最近对安哥拉领土所进行的侵略和占领，如果不是不可言喻的话，反映了种族隔离政权对前线国家所构成的危险的性质和永久性。同时，这些行为的意义还在于它们显示了这一制度的目的是侵略升级。事实上，南非第一次傲慢地承认它在安哥拉有几千名士兵，这是在种族主义最高代表检阅其军队时这样承认的，似乎他身处被征服的领土。只有安全理事会的无所作为南非才能为此傲慢。

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兄弟以他们充分行使其所有权利的极大的政治决心，正在以军事和经济手段开展斗争。面对着强大的压迫机器，他们令人肃然起敬地

抵抗和取得胜利的愿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但是，国际社会未能迅速地通过采取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清楚表明的手段，对南非局势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难道一定要使那些最终消除殖民和种族主义统治的人，成为这一制度的最后受害者吗？如果说国际声援有任何意义的话，难道不应该首先在南非证实这一点？整个南非人民面临着真正悲剧性的紧急局势的危险，这需要按照《宪章》全面采取国际行动。所有救援的手段都未起作用，种族隔离政权已经证实由于其排外性不可能进行自我改革，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采取和实施国际行动。因为，即使南非政权在纳米比亚对前线国家最近所采取的行动只是一个最终必将失败的制度的最后挣扎，但这些行动是极其残暴和疯狂的，只有国际行动才能加以制止。这一国际行动必须加速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灭亡并使和平与安全回到南部非洲。

同样，这需要安全理事会对国际社会的不断呼吁作出反映，跟上大会的行动步伐，最终通过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提出的措施。

我向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向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前线国家的合法代表重申我国对它们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全面支持和坚定声援，同时我要特别赞扬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支持在渊博的约瑟夫·加尔巴先生领导下不断开展的活动，赞扬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决定性阶段，委员会不断交流情报，动员世界公众舆论。

沙卡尔先生（巴林）：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所有成员表示感谢和赞赏，特别是感谢和赞赏尼日利亚大使、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加尔巴先生和来自印度的委员会报告员沙义德·汗先生。我感谢他们所有人在特别委员会作出了全心全意的、百折不挠的努力，为监测南非局势起草报告和建议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这些报告和建议都是为了结束种族隔离，使南非人民摆脱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行径。*

* 副主席乌尔德·博耶先生（毛里塔尼亚）担任主席。

联合国并非新近才开始对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感到关注：从《联合国宪章》诞生伊始，这一关注就一直是《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之一。在《宪章》中，各会员国宣布了自己对基本人权、人类尊严、个人价值和人类平等的深刻信念、同时保证尊重和促进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在国际交往中遵守《宪章》。

《世界人权宣言》反映了世界各国对个人在社会当中的权利所抱有的最深切的感情，确认所有人都有权不受歧视，并宣布所有人生来自由与平等，享有尊严与权利。人类具有理智与良知，应当以博爱精神相互交往。因此，每一个人都有权在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种族出身或国籍的情况下享受《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的所有权利与自由。

三十九年以前，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人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对人权的尊重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密切相关。尽管作出了各种努力，尽管在实施《宪章》的原则，特别是关于自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原则方面取得了成就，但我们的世界依然饱受苦难，和平与安全无从谈起。特别是在南部非洲，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对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绝大多数当地人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从而导致世界这一敏感地区的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我国代表团仔细阅读了特委会的报告（A/42/22 和Add.1）。该报告向大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针对种族主义政权的确凿证据。这两份报告揭露了公然践踏人权的情况以及受其过时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种族主义政权对阿扎尼亚黑人多数采取的不断制度化的压迫和迫害政策。

自1946年创立以来，联合国就一直在审议种族隔离政策问题。大会每年年会的议程都有关于这一问题的项目。几十年来，这一问题已成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审议的焦点之一。但四十二年后的今天，这一令人烦恼的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解决，国际社会依然未能立即终止南非人民在其迫害者、博塔种族主义政权手中继

续遭受的压迫、暴行和不公正。

在过去的一年中，南非局势严重恶化。逮捕、居留和屠杀达到了新的水平。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对黑人多数采取恐怖主义和镇压行径。这一令人憎恶的政权继续顽固地镇压黑人多数，使他们陷于悲惨的状况，他们大部分最基本的权利已被剥夺。这一政权还继续侵略和颠覆邻近的国家。种族隔离政权最近宣布进行的假改革只不过是欺骗和蒙蔽国际社会的阴谋而已，目的是给种族隔离政权打气。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我们不能指望这一政权进行真正大幅度的改革。这些事态发展包括假选举，通过审查对新闻媒介实施全面的限制以及继续实行紧急状态法。这只是阿扎尼亚人民在过去一年中以极大的勇气经受的痛苦经历的几个方面。

博塔政权提出的所谓南非的改革只不过是孤注一掷，试图欺骗世界公从舆论。该政权不顾一切地要打破其自己造成的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状态。在另一方面，这一政权也不顾一切地试图对付黑人多数为在一个统一、不分种族和民主的南非实现平等、自由与自决而进行的斗争。种族隔离政权不但没有收敛其种族主义的暴行，服从国际社会的意愿，反而疯狂和不断地坚持进行其残暴的行为。该政权继续加剧其对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的种族主义行径。尽管国际社会作出了努力，以便削弱和孤立这一可耻的政权，但这一政权依然拥有各种生存的手段，正日益变得更为狂暴和傲慢。之所以会如此，是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在实施联合国的有关决议方面拒不合作。

巴林一贯遵守联合国的决议。我国同南非没有任何贸易、经济或外交关系。巴林政府同其他阿拉伯石油出口国一样，全面禁止向南非出口石油。1975年，巴林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一声明现在依然有效。我们在该声明中表明了贸易和经济方面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抵制，禁止从南非进口和向它出口，拒绝让任何原产地为南非的商品入境。

实际上，巴林反对种族隔离、种族主义和其他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和压迫来源于力行容忍的伊斯兰遗产，其依据是自由、正义、博爱和人人平等的原则。我们尊重人的尊严，而不论其肤色、信仰、性别和种族血统如何。

巴林国也奉行《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制订的人权原则。我们不遗余力地确保执行这些原则。这一点体现在巴林在1973年12月16日通过的宪法上，该宪法第3章制订了一系列人权。此外，宪法中规定了国家对于人权、正义和人人平等的原则有着维护的责任，以防止迫害、歧视、剥夺人权以及人的尊严的事发生。

因此，巴林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的立场是十分明确和坚定的。我们在许多场合，在许多国际讲坛，在联合国内外都重申了这一立场。

巴林再次谴责比勒陀利亚执政的种族主义政权所执行的这些政策。我们重申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享有自决、独立和平等的合法权利。我们再次宣布我们完全支持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人民反对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的正义斗争。

我国代表团完全意识到比勒陀利亚政权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和种族歧视实质上是为了永远维护白人少数的特权，这些人迫害并剥削黑人大多数，并剥夺了黑人大多数完全参与制理自己国家的工作。

种族主义南非政权通过玩弄所谓立法改革，拼命地试图维持这一陈旧的社会制度。但是，这种制度早晚注定是要崩溃的。

为了阻挠非洲人民实现其合法理想，并确保“种族纯洁”，比勒陀利亚政权大规模逮捕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士，以便永远剥夺黑人大多数的基本人权，以此作为对黑人大多数肤色之罪的惩罚。

南非的这种可悲的局势，以及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人民在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手下所遭受的苦难，以及少数对多数的残暴统治等等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是绝无仅有

的。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陷入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手中的巴勒斯坦人民身上。犹太复国主义侵占了巴勒斯坦的国土，把巴勒斯坦人民赶出家园，迫使他们沦为难民到处流浪。因此，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种族主义定居实体。犹太复国主义尽一切所能，并用尽各种手段和武器以确保在肉体上彻底消灭巴勒斯坦人民。

同样，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非法占领了纳米比亚的领土，拒绝听从联合国的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提供了公正地和和平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法律基础，并能确保纳米比亚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并通过在联合国监督下的自由选举，决定其未来。

正如以色列拒绝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一样，南非政权拒绝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南非政权还拒绝承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及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奇怪的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和特拉维夫种族主义政权之间存在着日益紧密的政治、军事以及核勾结。这种关系公然违反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我国代表团对两个政权之间日益加深的联系表示谴责和遗憾，特别是两个政权之间的军事以及核领域中的合作。这种勾结直接违背了国际意愿，并对所有邻国构成威胁。

在这方面，我提请大家注意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题为“以色列和南非之间关系的最近发展”的特别报告(A/42/22/Add. 1)。

我们希望，大会和安理会将通过决议，以便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结束紧急状态法，以及结束现在进行的对黑人多数的镇压，释放政治犯和被监禁者，特别是纳尔逊·曼德拉。我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办法是实现全面禁运，从而阻止与种族主义南非政权进行任何交易，并向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提供支援，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正在为实现自决、独立和平等进行合法的斗争。我们还呼吁孤立种族

主义南非政权。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对该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这是帮助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唯一正确办法。

必须对犯下种族隔离罪以及种族歧视罪的罪犯实行严厉的制裁，因为这些罪行都是危害人类罪。我们希望，大会将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动员国际公众舆论，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应该重申，南非被压迫人民有权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以便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从而使它们在一个不分种族、民主的、统一的南非里，行使自决权。

种族主义、种族隔离以及种族歧视持续的行径不仅歪曲了 21 世纪的形象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因此，我们有积极的职责来共同作出努力，以便消除这种罪恶的政策协助这种政策的受害者——南部非洲的非洲人民，以便使他们得以从新获得其自由、独立和平等的合法的权利。

基卢先生（肯尼亚）：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在过去 40 年里对其多数黑人以及其他非白人种族执行的不道德的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尤其剥夺了他们民主的权利，使他们得不到公正，造成了他们对白人种族的依赖，违反了他们的人权并且威胁着边境以外的国家尤其其邻国，使这些国家产生动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大会以及其他国际讲坛才继续着手处理由于存在着一种执行剥夺人们权利的种族主义政策而造成的问题，这种政策已经形成一种制度，指导着南非的人们关系和活动。因此，大会已经不是第一次不得不作出决定，以便劝使——实际上是迫使——种族主义政权改变其态度，建立起一个使得这个深受折磨的国家及全体人民不分种族都能平等的基础上享受高贵的生活的社会。

南非一直到现在都拒绝放弃种族隔离的行径。如果南非当初愿意消除种族隔离，那末，在取代种族隔离方面它就不会处于不利的地位了。这是因为，现在有许多指导原则和习惯规定，这些原则和规定是建立在其他国家以往丰富的经验基础

上的，而种族主义政权能够在适当的情况下利用这些原则和习惯规定的話以便能够开始一个和平的变革进程，把这一国家从种族主义的冲突中挽救出来，冲突的根源必然是来自种族隔离政策。

看一下目前的事态发展，人们不能不看到，现在的局势变得比以往更加暗淡。种族主义政权非但没有放弃使用种族隔离政策，而在不可挽回争取解放的呼声正在接近最高点的时候却进一步加紧了其对该制度的反对者的压制。该政权已经开始采取狂热和恐慌的措施，无休止的紧急状态，任意逮捕、非法拘留、难以想象的折磨和暗杀、以及恐吓暴动以及大规模的人口转移都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掩盖所有这些暴行，同时在其边境之外造成一种假象，并建立一个不存在抵抗的形象，该政权已经对整个国家实行了新闻审查，以防止任何新闻传播到南非以外的世界。尽管南非采取了这些严厉的措施，国际社会仍然完全清楚南非内部发生着什么，因为罪恶是掩盖不住的。

我们无可动摇的意识到，尽管人们一再作出努力劝使种族主义政权放弃种族隔离，但是它至今最为傲慢的坚持施行并加强种族歧视的制度。这样作的机构已经被制度化了，和暴行又完美无缺的支承着这一机械使之产生效率，此外，恐吓的机制，制造不稳定和彻头彻尾的侵略已经日益成为对付非洲邻国的受青睐的国家政策。当所有这些正在发生的时候，国际社会正在竭力呼吁南非看到迅速改变态度的紧迫的必要性，注意到世界公众舆论和联合国的决定。

国际社会正在作出的努力是旨在取得和平变革；但是，正如其行为所揭示的那样，和平变革不是种族主义政权希望实现的目标。从这点上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国际社会能够做出的选择是有限的。联合国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作出决定，使它屈服于种族主义政权的狂想，还是采取决定性的措施来使种族主义政权放弃其种族隔离政策。正如种族主义政权过去的行为所证明的那样，它无意放弃种族隔离，更不希望与国际社会握手言和，不用说于南非自己的人民握手言和了。必

须指出，该政权已经在其管辖的区域内作出了蔑视和对所有都发出反对种族隔离呼声的人极其无情的镇压和压制的选择。同时，它又采取了欺骗和玩弄花招的政策，它以便欺骗国际社会，或者至少欺骗那些接受该政权的鬼把戏的人，使他们认为变革正在实施之中。问题的实质是种族隔离是罪恶的，因此不能进行任何改革；必须将其消除。

该政权为了加紧压制南非黑人以及其他种族隔离的反对者而采取的暴行和杀害的战略已经走上了灾难性的道路。监禁封住了黑人以及所有反对种族隔离人的嘴，而在监狱之外的人则受到了恐怖和恫吓。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为了对付南非日益恶化的局势，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找到最有效的途径。这种手段必须具备与面临的问题相应的强迫性权力，必须能够实现所希望的目标。当我们现在发言的时候，由于种族隔离的罪恶制度的继续存在而出现的一种爆炸性局面正在南非加剧，这种局势影响之大，能够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尽管国际上出现协商一致意见，认为种族隔离制度必须废除，但是，我们仍然是固所有政府，特别是那些与种族隔离政权有关系的政府都真心愿意提供协助以使种族隔离政权彻底废除。

我国代表团持这种观点是因为长期以来为加速种族隔离的灭亡与消灭提出了各种措施，但这些措施总是遇到种族主义政权在得到某些政府的援助和纵容下进行的顽固抵抗。

我们不能不提到，甚至安全理事会也因为一些把自己的私利放在国际社会的利益之上，实际上放在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之上的国家进行的抵制，未能一致同意铲除种族隔离所需要的措施。

我们借此机会呼吁所有那些在过去反对对南非采取强制性措施的国家不要这样

做，并支持国际上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的呼吁，因为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狂妄地无视国际社会要求铲除种族隔离的愿望。我们期待并呼吁每个人对铲除种族隔离的国际一致行动提供帮助。我们预期通过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选举建立的真正的民主政府制度将取代种族隔离。我们也预期一旦种族隔离被取消之后南非将建立一个非种族的政治制度。

我们仍然同样坚定地决心继续不动摇地支持和加强我们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反对压迫、剥削和剥夺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而进行的正义斗争的声援。我们将继续谴责种族隔离的整个结构，并要求：第一，立即取消种族主义政权实施的紧急状态和其它镇压措施；第二，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政治和被监禁者，以使他们能够充分地参加南非的政治进程；第三，取消对在南非内外活动的解放运动的禁止；第四，立即和彻底地取消种族隔离。

我们呼吁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提供真正的支持。如果要取得成功，这种支持是必要的。我们也希望呼吁所有政府贯彻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的有关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所有决议。同样，我们支持要求在所有领域里彻底孤立南非的呼吁。那些与种族主义政权有任何交易的人应该停止这样做。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第一，继续撤出在南非的外国投资；第二，取消经济和贸易关系；第三，停止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第四，停止在军事领域里的交往，和根据关于强制性武器禁运的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不向南非提供武器；第五，停止核武器技术转让的合作；第六，停止与南非的文化与体育往来。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看到所有人真正接受对南非实施《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我们认为，如果得到忠实贯彻的话，这些制裁将成为正在进行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的一个重大优势。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在国内外加强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在南非引起的重大反应。在这方面，我希望赞扬南非解放运动的作用，它们在去年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我希望向他们保证，肯尼亚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将继续提供支持，直到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戴贝昆南先生（民主柬埔寨）：二十五年前的这个月中，不久成为并仍然是南非人民铲除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建立一个非种族和民主社会的愿望与决心的象征的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在约翰内斯堡法庭的被告席上说到：

“这个国家中每个正在思考的非洲人的整个生活迫使他的良知与法律这两方面持续地发生冲突……我们是否要维护自己的良知和信念，为我们相信是正确的东西进行斗争……为了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所有人民，包括当代人和未来的后代，并从而违反法律；这是我们面临的困境，在这样一个困境中，诚实……有良心的人只有一个回答。他们必须顺从良心的支配……”。

对南非人民的绝大多数来说，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平等的政治权利和一个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其中所有人在和谐中共同生活，有同样的机会。但是，对建立在白人至上主义基础上的种族隔离制度来说，黑人要求平等权利是一个罪行。

自从南非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民奋起“顺从自己良心的支配”以来许多年已经过去。然而，比勒陀利亚政权从未注意或考虑他们严正提出的反对和观点。相反，它多年来继续无视南非黑人的愿望和人类的愿望，巩固其种族主义极权制度，但却更加不受惩罚。最近，对数百万黑人和种族隔离反对者实施了空前的压迫统治。以1985年7月生效的紧急状态为掩护，其臭名昭著的警察和安全部队获得了逮捕、监禁、屠杀和迁移黑人民居的无限权力。去年，大约6万4千名非洲人被用武力迁移以巩固所谓的家园，从而剥夺了他们生而就有的公民权利。将近10万人被捕。

尽管联合国反复和一致地呼吁停止暴力和镇压，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猖狂地蔑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实施非人道的法律和严厉的措施。最近，由于疯狂谋杀政治犯、大规模逮捕和处决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员，包括泛非主义者大会23岁的卢方多先生，该国的局势急烈恶化。

为了镇压反对他们的人，特别是镇压那些站在抵抗运动前线的青少年，种族隔离政权以越来越把他们的镇压工具对准学校的学生。据被拘留者父母支持委员会说，1986年6月以来拘留的3万人当中，大约有1万是18岁的年青人；其中有些人只有12岁。此外，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设立了秘密关押青年的集中营，在那里被拘留的人被迫接受种族隔离制度作为合法制度的集权主义思想，否则就会受到其他形式的威胁。

事实上，目前南非的状况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南非大多数人民发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这些人唯一的罪行就是主张在他们出生的土地上建立民主、公正以及平等。

种族隔离已越出了南非的边界；它扩大到占领纳米比亚并在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比勒陀利亚政权反复对独立的邻国发动侵略，进行破坏和捣乱，企图削弱它们的经济，破坏它们的政府，不让它们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斗争。所有前线国家都变成了比勒陀利亚野蛮进攻的目标，种族隔离特别是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造成了破坏性影响。莫桑比克的人民和经济都遭到了巨大的灾难。南非发动的侵略不仅造成莫桑比克10多万人死亡，还给它造成了近50亿美元的损失。种族隔离政权还侵犯了其他国家——博茨瓦纳、赞比亚、津巴布韦——的领土完整，并对这些国家施加了其他各种压力。

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再次重申柬埔寨人民兄弟般地支持比勒陀利亚罪恶行径的受害者，并加强谴责对这些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的侵犯。我们全力支持上周末在安哥拉卢旺达举行的前线国家最高级会议上发出的呼吁和采取的措施。

在南非，镇压性暴力不断升级，种族隔离政权对该地区的国家不断使用武装部队，这些事实使人们毫无疑问地认识到，比勒陀利亚所希望得到的不仅仅是维持在南非的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而且还要维护它在非洲大陆这一地区的霸权。这一政策威胁着该地区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但是，尽管南非政权加强镇压，发动侵略，破坏稳定，南非国内外的抵抗种族隔离的运动继续发展。南非人民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下不仅表现出要重新获得人的尊严的最大决心，而且还显示了要实现他们合法愿望的能力。种族主义政权通过残酷的血腥镇压给南非人民造成的损失是不可能动摇他们为自由而战的决心的。相反，日益加强的恐怖和镇压活动只会招来更大的反抗。南非人民被剥夺了进行合法抗议和非暴力性反对的各种方式，比勒陀利亚坚持顽固立场，对要求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的各种建议继续置之不理，面对这种情况，南非人民为了维护他们的前途和自由不得不通过一切可能的办法进行斗争。受迫害的南非人民进行的的确是一场自卫的合法斗争。

在黑人工人运动、学生和青年、宗教领导和组织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行动的配合下，南非人民的斗争正在不断扩大和加强。这一斗争已开始削弱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警察和武装部队的力量。与1985年相比，1986年自由战士对种族主义政权的建筑物和财产的攻击几乎增长了三倍。毫无疑问，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这些行动才能取得成功。我们对南非人民英勇无畏的斗争表示钦佩和支持。柬埔寨人民和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对南非的兄弟姐妹们的斗争的令人鼓舞的发展感到十分满意。我们感到更加高兴的是，我们也同样在进行反对外国占领军队的斗争，这些占领军队的政策和作法其实支持了种族隔离制度和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并且使它们合法化。南非人民坚决的英勇的斗争清楚地表明为了赢得公正、自由和平等，他们决心作出无论多么巨大的牺牲。

历史表明谁也不能阻挡决心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人民。种族主义政权现在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它镇压已经觉醒的南非黑人的暴力行为是无用的。尽管比勒陀利亚政权非常残酷、非常孤立，它绝不会达到它的目的。

在人民的抵抗斗争日益加强的同时，全世界人民对野蛮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谴责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近30年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坚持要求比勒陀利亚

取消罪恶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 在第554(1984)和第556(1984)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强烈谴责了这一具有时代错误的制度，并重申：

“只有彻底铲除种族隔离，……有全体人民充分和自由行使成人普选权来建立一个以多数人统治为基础的不分种族的民族社会，才能为南非局势带来公正、公平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多年来，柬埔寨人民一直与国际社会一起谴责并要求迅速铲除这一罪恶制度。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是对联合国的直接挑战，是一种危害人类罪，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种族歧视形式和最野蛮的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是该地区侵略行动和破坏稳定行动的根源，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国际社会已日益认识到需要对比勒陀利亚进行孤立和施加压力并鼓励南非人民进行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满意。我们欢迎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民族解放运动并与他们的代表进行会谈。我们十分满意地注意到一些国家已主动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了全面的强制性措施。

但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那样，面对国际社会的要求，比勒陀利亚政权再次采用威胁手段并玩弄阴谋，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1987年4月13日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南非不可能出现黑人多数人统治和黑人国家首脑。同时，南非政权还对新闻界实行了审查和限制制度，以便不让全世界人民知道它的警察和安全部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南非已加紧开动其宣传机器，企图向国际社会兜售它的所谓以种族为基础的宪法改革与分享权利计划。然而，最终拖延的做法是骗不了任何人的。去年8月所举行只有白人参加的选举只不过证明了南非当局顽固不化，不愿放弃白人对南非黑人的主宰权。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顽固不化，变本加利的实行白色恐怖，完全无视国际法的原则与规则，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可以采取的唯一措施就是

协同一致的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强制性的全面制裁，这是以非暴力方式结束种族隔离的唯一途径。联合国即使再提出要南非理智的要求也只会遇到南非的蔑视，象以往一样的再次被拒绝，因为在这个国家里理性并不占主导地位。

我在结束发言时想再次引用纳尔逊·曼德拉先生的一段话。他说：

“我仇恨种族隔离的做法，而我在这种仇恨中感到欣慰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也同样仇视种族隔离。我仇视有系统地向儿童灌输肤色的偏见，我感到欣慰的是国内外绝大多数人与我怀有同感。”

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到今年为止已被监禁 25 年了，我国代表团真诚的希望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居民将履行其崇高的职责，以协同一致的具体行动表明，他们也仇视种族隔离制度，他们也根据良心来做事。

图德爵士（巴巴多斯）：联合国大会的又一届会议就要结束了，此时此刻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难免都要问：我们有什么成就？我想议程项目 33 上的内容将立刻使我们感到迷惑与害怕，因为该项目在过去 25 年中是我们一直所不能摆脱的。

我认为，研究联合国这段历史的学者肯定将得出一个结论，即，种族隔离问题是联合国所关注的最关键、最有挑战性的问题。它们所被迫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这一项目首先就一直是一个代价最沉重的事情。

在过去 25 年中，联合国被迫就有关南非政府所采取的政策而直接带来的问题的一个又一个的决议进行辩论，并制定一个又一个的文件。本组织也一直必须向一些特别小组提供资金，这些小组所担负的特殊任务是劝说南非放弃其野蛮的概念——而南非的法律正是在此野蛮概念的基础上所建立的。联合国花在和平结束种族隔离这个问题上的时间也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种族隔离最大的代价是人所付出的出价。死于种族隔离之下的男子、妇女与儿童的数目也是难以计算的，它们的悲惨命运就是因为出生在南非，比勒陀利亚政权制造了沙佩维尔大屠杀，杀害了索韦托高中学生以及向斯蒂芬·比库这样

年轻领袖，这就表明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决心把谋杀作为其头号任务。

但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因种族隔离而丧生的仅仅是黑人。我们不应忘记，种族隔离政权对任何反对该政权的人都是冷酷无情的，我们也不应忘记，南非国民党并非是非南所有白人的唯一代表。

大会无疑知道，巴巴多斯与其位于加勒比海的说英文的姐妹领土一样充满热情地参加了国际板球赛。近段时间内，西印度板球队一直是国际板球赛中最著名的球队。我相信，如果我们能与南非来的一些国家队进行比赛的话将会感到更加踊跃，因为我们知道在南非有一些最佳板球队员，他们的种族各式各样。

遗憾的是因为南非国民党主义的无理种族主义政策——该政策规定只有某一肤色的球员才能代表国家——不得不将南非赶出被许多人视为是最快乐的比赛。加勒比海各国政府与板球行政管理人员对此都一直十分重视，因为有许多人将证明，西印度群岛板球队反映了加勒比海人民社会中的和谐，这是令人鼓舞的。的确，我们认为西印度群岛板球队是我们最有成就的大使。

正因为我们在加勒比海已看到了体育在国际关系中所起作用的有利证明，我们才一直严格遵守格莱内尔格协定，该协定实行最严格的制裁，禁止与南非的球队有任何体育接触。正如我们的承诺所证明的那样，我们已决定永远取缔任何与南非进行体育活动的加勒比海球员。因而，巴巴多斯与其他加勒比海领土一样非常迫切地担负起其促进《国际体育反种族隔离公约》的责任。我很高兴地向各位报告，该公约现在只在需要五个签署国就可以生效了。在本届大会结束之前我们还有时间得到五个签字国。

南非政府的确是十分傲慢，居然用钱财来诱惑国际男女运动员去蔑视他们各自国家的规定。南非背叛了本国公民的利益还不够，居然试图在其他国家煽起以它的精神来说是叛国的行为。

我之所以强调体育是因为它是加勒比地区政府与南非的社会机构保持密切联系的领域。

不幸的是，在其为国家主权所做的国际范围的努力中，南非远远超过了金钱和体育的界限，在国内，它发动了一场无情的自相残杀的运动。为了延缓其邪恶政权的生存，制造黑人反对黑人的血腥冲突。

南非资助并武装反叛组织对邻国进行颠覆活动。它利用大众传播的最先进技术，企图诱惑无知的人相信它那一套世界秩序的观点。由于南非的统治者用这种观点自欺欺人，在策划公然反抗国际舆论方面耍鬼把戏，企图阻挡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它以空前嚣张的态度向《联合国宪章》原则进行挑衅。

我认为在我们眼前的这个问题还具有另外一个方面，对此，我相信当今稍有洞察力的人都会察觉到。联合国一直在谴责南非。南非政府，依仗着全部资源及其同盟的能力，却不能减弱或破坏大会对摧毁种族隔离制度的决心。自从1962年11月以来，每一年，这一项目都受到大会的注意，每一年的裁决都是一样的：必须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联合国面对着强大的阻力，坚持不懈地导致世界舆论达成一致性的结论，即，种族隔离沾污人类的一切，是人类的异端。

事实上，南非不但没有削弱联合国的决心，反而给它提供了一个极好机会来发现和检验自己的力量。有人曾说过，一切抱有善意和理智的人终究会对所有根本性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因此，坚持不懈应是我们努力的座右铭，直到我们看到可憎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灭亡为止。

巴巴多斯政府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表示崇高的赞扬，并向联合国重申我国政府对它的最坚定的信任。

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世界也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一小撮丧心病狂，完全脱离文明观念和社会进步的疯人。然而，我们所获得的机会确是独特、史无前例的，在过去的25年中，它唤起我们各个不同文化之中全人类共有的尊严，去同

与我们完美的人性不相容的观念做斗争。我们相信，所有意识到我们在这里所做所作的人都将为大会坚毅地领导着反对罪恶的斗争而感谢我们。

弗姆先生（瑞典）：当南非的白人民族主义分子在杜撰种族隔离一词，并以此形容其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政策时，他们也许没有认识到，他们为我们的辞典增添的这个字，有朝一日将被视为犯罪的同义词，以及对人类价值的否定。他们也许没有预料到种族隔离这个观念造成国际大家庭对他们和他们的国家的孤立。然而，他们应该知道，种族隔离将给大多数黑人带来的苦难，并且剥夺他们的人权。这就是它的目的。但是，他们是否认识到他们将在多大的程度上依赖暴力，压迫和侵略来支撑种族隔离的政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是否认识到，到头来他们自己也将成为种族隔离的受害者，自己制度的阶下囚？

一位著名的白人作家用非洲语言恰当地形容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他写道：

“只要社会是以剥削和压迫为其特征，那么这个社会的任何人都不能得到自由。被压迫的不能摆脱贫困、饥饿、简陋条件，疾病、苦难、耻辱、腐败、甚至勾结；压迫者不能摆脱自己的恐慌、贪婪、愚昧、偏见、自己的错觉，堕落的生活方式，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腐败。”

在过去的一年里，南部非洲的危机进一步加剧，它影响到该区域的每一个国家，然而，它的根源来自于比勒陀利亚白人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令人厌恶的事实，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感到有必要进行掩盖。毫无疑问，他们决不是因为感到有愧和内疚，才这样做的，而是出于害怕面对现实，一旦他们被全面揭露，世界必定要增加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压力，并且进一步孤立它。尽管当局严格审查从南非发出的消息，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儿童所处的恐怖困境越来越突出。自从颁布紧急状态以来，所有在押的犯人中有一万名儿童。

两个月前在哈拉雷召开的关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儿童的国际会议向我们提

供了在种族隔离灰暗现实下的令人心寒的内幕。在哈拉雷，整个世界可以在没有南非的审查下，耳闻和目睹这一切。有一些儿童现身说法地叙述了他们自己遭受的折磨和伤害。律师揭露儿童缺乏法律保护的事实，1976年在索瓦托发生的事件决不是孤立的。

去年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向比勒陀利亚提出对话和谈判的意见。比勒陀利亚拒绝接受，并且拒绝利用这一机会来进行和平变革。在今年5月份举行的只有白人参加的选举之后，他们进一步坚持消极的立场，进行无诚意的讨论，企图削弱国际上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抵抗。他们仍然采取顽固不化的态度，使得危机进一步加深。

南非非法地占领纳米比亚，无视安全理事会、大会以及国际法院。南非也在这块领土上推行种族歧视政策，剥夺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侵犯纳米比亚居民的人权。南非把纳米比亚作为基地，从而对南非的邻国采取侵略和破坏的行径。

此外，我们还要对南非提出另外一项严重的指控。在这个国家和非洲其他主权国家之间曾经有一大片领土处于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比如前南罗得西亚就存在着白人的统治。但是，二十多年来，不可阻挡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已经扩展到南非的边界。现在，南非的周围都是独立的非洲国家，这些独立国家的存在就是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否认。南非不能够阻挡民族解放的进程，但是南非袭击和极力破坏这些独立国家的稳定，企图削弱和胁迫这些国家。

这样，南非一次又一次地侵犯了邻国的领土完整，采取武装侵略的行径，进行威胁、讹诈和破坏活动，并且支持叛乱分子。南非现在已经公开承认其在安哥拉南部的存在以及它以极端藐视的态度对这个国家的合法政府发动战争。这些行径完全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并且违反了国际法。

结论是很清楚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政策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应当采取的行动也很清楚；《宪章》第七章规定得很清楚：安全理事会决定制裁的措施。

有人说制裁不会奏效。但是我们不可能知道，因为国际社会至今还没有采取有效的广泛和协调的强制性制裁措施。如果我们宣布制裁没有作用，那么我们还可以提出什么别的办法来支持南非黑人多数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呢？

也有些人争辩说，制裁的唯一作用是摧毁南非的经济，增加黑人多数的负担，并且使南非政策的态度更加顽固。但是我们作为局外人怎么可以如此肯定这一点呢？因为南非内的多数及其领导人似乎同样可以肯定将产生相反的效果。受压迫的那些人、被监禁和拘留的那些人、生活在城镇和班图斯坦的那些人似乎愿意担当风险，并承担制裁所造成的负担，以便缩短威胁和破坏他们日常生活的种族隔离制度采取残酷、暴力和卑劣行径所造成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对谁说“不，我们不实行制裁完全是为了你们的利益呢”？

实际上，许多国家已经在不同的程度上志愿采取制裁措施，我国政府欢迎和支持目前正在进行的国际制裁运动。但是，怎么会志愿制裁是好的，而强制性制裁是不好的呢？三心二意和不协调的措施怎么会比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好呢？

两个星期之前，我有幸在这个机构就纳米比亚问题进行发言，我当时指出联合国的效率问题不应当降低到只谈预算和行政方面的效率。在世界公众舆论看来，联合国的效率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行动的问题。联合国的会员国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通过联合国采取行动藐视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行径，并声援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当时我提问，安全理事会到底要给纳米比亚人民发出什么样的信号。今天也有理由问同样的问题，这一次涉及的是南非黑人多数。成千上万的人被拘留，有许多儿童被逮捕，折磨，甚至在他们逃离南非警察的时候遭受冷枪的杀害，对这些被拘留的人和这些儿童的母亲们我们能够作出什么样的回答呢？

安全理事会不能够采取行动，对南非政权日益加紧的镇压、侵略和顽固不化的态度作出反应，瑞典政府对此表示遗憾。我们尊重常任理事国决定使用否决权的权利，但是我们对安全理事会某些常任理事国今年二月份和四月份行使的否决权表示遗憾。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很不幸失去了改变南非进程的这两次机会。

在此之后，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开始采取自己的制裁措施。我们已经扩大我们以前的单方面措施，自10月1日以来，我们已经全面禁止同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贸易。

现在国际上对南非的压力不应当松懈，相反应当加紧，这是很重要的。一年来已经取得的势头不应当失去。至今已经采取的制裁措施应当加紧，并且置于联合国的保护之下，必须尽一切力量扩大安全理事会建议采取的措施，以便使之成为有效和强制性的措施。这样国际社会就可以推动南非的和平变革，推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我们也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推动这一斗争。我们可以援助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和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对联合国有关难民、救济工作、教育和法律援助的各种方案提供慷慨的自愿捐助，或者向进行这种人道主义工作的各个组织直接提供捐助。多年来瑞典一直向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提供人道主义方面的援助。今年这种援助的数额已相当于两千万美元。通过这种援助，我们瑞典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同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一样的看法，这个小组在其报告中谈到南非黑人领导人的时候指出：

“他们的理想、他们反对种族主义的真正态度、以及他们表示不仅可以忘却而且可以宽恕的态度值得钦佩。这些是一个新的南非需要的宝贵的财富。”

10月24日瑞典把首次帕尔梅奖授予南非矿工工会领导人西里尔·拉马弗萨时也表明了这种赞赏和声援。这些人已经在为消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的南非作出安排。尽管受到压迫和迫害，这些领导人仍然为维护联合国的理想以及人类文明作出不懈的努力。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和统一的南非。他们应当得到我们最坚定的支持。

必须支持前线国家，这是任何战胜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国际战略的主要支柱。这种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南非似乎不愿意接受让该区域没有种族歧视的主权国家

在和平中发展起来。当种族隔离政策的暴力扩展到南非境外的时候，南非的邻国首当其冲。这些国家向那些被迫逃离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提供避难之处，因而受到比勒陀利亚政权以军事或其他行动进行的袭击和破坏。

但是，援助前线国家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减轻这些国家目前的脆弱性，而且也在于帮助该地区所有的国家，包括南非和纳米比亚在种族隔离消除之后，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进行和平合作。

因此，援助前线国家多年来一直是瑞典政策的基石。今年，瑞典将双边援助的一半用于援助非洲的国家，约4亿2千万美元。除了这一政府援助之外，其他非政府组织也提供了大量捐助。在过去5年中，瑞典以不同的形式向该地区提供了15亿美元的援助。瑞典的南非政策中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参加北欧国家与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之间广泛的合作；这种合作的目标是发展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减少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对南非的依赖。

最后，我要对瑞典的立场作以下概述。

我国政府强烈谴责种族隔离。种族隔离是侵犯最基本人权的罪行，是南部非洲危机的根源，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要使南非出现和平变革，比勒陀利亚政权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方向。该政权必须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对政治和其他组的取缔，从黑人城镇撤出军队和警察部队，结束紧急状态，开始有关根除种族隔离的真正谈判。

我们进一步认为，只有维持和增加国际压力，南非政权才会服从这些要求。瑞典支持安全理事会决定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与此同时，我们都必须以切实的方法表示出对南非和纳米比亚种族隔离受害者的声援。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大量增加对前线国家的支持。

弗洛林先生（罗马尼亚）：关于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辩论正在进行的时候，非洲大陆南部地区的局势严重恶化，其表现形式为比勒陀利亚政权史无前例地加剧了对南非人民的暴力和镇压行径，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强化对非洲独立邻国的侵略、破坏和颠覆。

比勒陀利亚今年5月初仅仅为南非共和国白人组织的立法选举再一次表明，种族主义当局希望继续在世界这一地区里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维持并加剧该地区的紧张气氛。

与此同时，尽管遭到警察部队的野蛮镇压，争取自由和社会公正的斗争在南非，乃至整个南部非洲都进一步加强，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民也越来越强烈地表示反对武力和统治的政策。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递交给本届会议的报告以及秘书长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表明，由于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得到无限制和强化的执行，并且越来越倾向于种族灭绝，南非的局势出现了严重恶化，令人害怕。

南非的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紧急状态再一次延长，警察部队获得了决定权利。根据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报告中提到的数字，自1984年9月以来已有几千人被杀害，数万人被监禁，其中许多是儿童或不满十八岁的青少年。

在今年的矿工大罢工中，南非的黑人工会组织遭到野蛮镇压。比勒陀利亚政权根据其统治该地区的战略，继续加强对独立邻国的侵略和破坏，以从经济上削弱他们，使他们依赖南非，阻挠他们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力量；这些行径也是该政权统治战略的自然结果。

在10月初于纽约举行的不结盟国家运动部长级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表示对南非局势严重恶化感到极为不安。会议强烈批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这一政策已被宣布为危害人类罪，是对普遍良知的侮辱。部长们重申他们相信，种族隔离是南部非洲以及南非内部暴力和冲突的根源，如果不彻底消除罪恶和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那么该次区域就不会有和平、稳定和安全。他们声明，只有在南非建立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才能够为公正、永久和普遍接受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奠定基础。

今天在南非、以及在整个南部非洲存在的局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地表

明，迫切需要不迟延地采取新的和有效的措施，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和行径，以确保该地区的稳定。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大会本届会议上，会员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表明，他们完全反对种族隔离，坚决谴责剥夺南非大多数人民基本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蔑视联合国有关南非决议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态度。这一协商一致反映了人们一致认识到，种族隔离表现了一种被提高到国策地位的种族优越政策，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基本原则。

罗马尼亚代表团和其他人一样认为，现在是时候了，联合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特殊责任，使得南非的被压迫人民和全体南部非洲人民能够行使自己的自由、进步和民族尊严权利，以及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因为这方面，联合国早已决定了最终目标——即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的政策和做法，建立一个基于不分种族、肤色和信仰而给予全体人民同等权利基础之上的民主社会。

必须指出，尽管大多数会员国多次呼吁，然而我们仍未就实现这一最终目标的最恰当的方法以及首先就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达成一致协议。非洲国家和其他国家不止一次地强调了这一事实，然而种族主义政权把这一现象看作是鼓励它公然对抗联合国和非洲国家的呼吁，要求开始建设性对话以解决南非种族冲突、消除本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停止南非对国际行为准则的违犯。

我们认为，联合国采取坚定和一致的行动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这一时期发生的事件再次证明——如果我们确实需要证明的话——解决南非种族冲突和消除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唯一办法不是改革种族隔离制度，而是彻底消除这一建立在种族优越、武力政策、扩张主义及统治之上的腐朽的制度。我们抱有同样的信念，即如果所有国家保证奉行这一目标，放弃对南非的事件的一切保留意见，理智的声音就会占上风，联合国作为协调全体会员国解决人类主要问题的有效行动的中心的的作用与权威就会得到加强。

罗马尼亚一贯对非洲人民争取自由、独立与进步的斗争表示同情与声援。南非被压迫人民一直享有罗马尼亚人民毫无保留的声援。罗马尼亚忠于自己的原则立场，坚定地继续谴责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政策，积极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解放运动为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

这一立场体现在罗马尼亚国家和政府的很多政治文件中，并体现在罗马尼亚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的活动中。齐奥塞斯库总统在与非洲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最高会晤中经常重申这一立场。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在这些场合强调指出，如果要找到解决世界上各种争端与紧张局势，特别是影响南部非洲的争端与紧张局势的政治办法，各国人民就必须团结起来。他重申必须消除南非的基于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政策，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使全体公民不分肤色、种族或民族根源都保证享有平等的权利。

几个月以前，在非洲前线国家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期间，罗马尼亚总统再次表达了罗马尼亚人民对非洲大陆该地区人民为保证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和一切形式的统治与压迫以及加强其国家独立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进行的斗争的声援。他强调指出，罗马尼亚强烈谴责南非对独立的邻国进行的侵略行为、以及比勒陀利亚当局对国内大多数人口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和镇压措施。

罗马尼亚代表团本着这种精神，与其他代表团一道要求联合国立即行动起来，采取有效和果断的措施以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为结束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与做法而进行的斗争。因此，罗马尼亚代表团坚决支持人们要求大会在这届会议上通过旨在取消残酷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决议草案。

我们相信，历史的进程是不可改变和不可抗拒的。万恶的种族歧视法律是注定要取消的。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自由的道路和南非被压迫人民实现其愿望。

裴春宁先生(越南)：大会今年对“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一项目的辩论是在发生深刻危机的情况下进行的。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正对安哥拉发

动大规模的武装袭击。国际社会对此深切关注。因为不仅安哥拉和南部非洲的安全，而且整个世界的安全都受到威胁。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与其他国家代表团一道谴责这些袭击，并强烈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强大和有效的措施，以制止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血淋淋的双手。今天我们从大会严厉警告比勒陀利亚，只要它继续奉行弱肉强食原则，文明世界就没有容身之地。

南非目前对安哥拉发动的进攻是严重的。鉴于这种进攻是在大会上星期呼吁在纳米比亚实现停火以及停止南非对邻国的侵略与颠覆活动的时候进行的，因而性质就更加严重。然而南非的回答却是使其对安哥拉的进攻更加升级。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构成对国际社会的严重挑衅。它威胁了联合国的信誉，暴露了南非在该地区实行统治的战略的顽固立场。实际上，南非为削弱其邻国反而加强了这一战略，从而使它们依赖南非，把它们当作人质，以缓和外部压力、劝阻他们支持种族主义政权的反对者以及在行动上恐吓和消灭国内外这种反对者。这一事实证实了人们普遍持有的看法，即种族隔离制度是对人类的犯罪，是人类文明上的污点。这一事实还证实了时代的判决——即种族隔离制度不能进行改革；必须加以根除。

遗憾的是，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仍然抱有一些痴心妄想。正是这些人，提出了积极接触政策，并且仍然同种族主义的南非保持各种关系。眼见这些政策惨遭失败，而实践证明，这些关系是有破坏性，他们又在大谈通过悄悄的外交来促成改革，但他们只不过是种族主义南非形形色色一误再误的最近的外国同情者，因为悄悄的外交对种族隔离并不起作用，事实上，它只是被用来作为一种拖延战术。在本世纪初，南非黑人曾在伦敦示威反对白人统治，他们被告知要把希望寄托在开普省的決定上，这些决定使一些受过教育的黑人享有选举权。在索维托惨案之后，他们又听到了外国公司通过的不歧视准则的说教。所有这些策略，或新或旧，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维护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为此，那些鼓吹此类策略的人应对比勒陀利亚的好战态度负责，正是这种好战态度导致了千百名无辜者的

死亡，几十亿美元的物资损失。面对南部非洲旷日持久的动荡，持续的紧急状态，广泛的镇压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其人民犯下的难以胜数的罪行，这些人也不能推脱责任。

目前，事情已经很清楚，只有对种族隔离政权实行制裁，才能控制南部非洲的危机局势。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应当在实行制裁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在采取措施来结束种族隔离方面，进一步的拖延只会鼓励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奉行其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其他前线国家的侵略和颠覆。如果不实行制裁，则每一天都意味着数百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杀害，数千人被投入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监狱。不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一个自由、民主、统一和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独立的纳米比亚和稳定的南部非洲的建立很可能更加遥遥无期。

人们普遍认为，制裁是结束种族隔离的一种最为恰当、有效与和平的手段。然而，有人却提出，制裁会伤害非洲黑人，但近来的研究表明，受到最沉重打击的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目前，非洲黑人已经决定承受制裁可能给他们带来的任何牺牲，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认识到，以此相比，同种族隔离和平共处的代价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国际社会应当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制裁，这种制裁应是全面的和强制性的，而不是个别的和有选择的。

鉴于南非日益恶化的局势，其在南部非洲的蔓延以及种族隔离对整个国际社会发出的挑战，目前需要采取比口头谴责更为有力的坚决行动。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种族隔离是必然要垮台的。制裁作为结束种族隔离的最有效的和平手段，是缩短痛苦的唯一途径。如果那些应当在实行制裁方面发挥作用的人没有发挥这一作用，甚至不愿发挥这一作用，他们将会为今天的无所作为而自遭谴责。

别利亚耶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会关于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问题的这一项目无疑将永远成为历史上、而且不仅仅是非洲大陆历史上的最黑暗的一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必须在发言开始时提到本世纪的一个大事

变，这一事变不仅决定了我们今天世界的特性和内含，而且为从地球上消除种族隔离政策和做法一类丑恶事情奠定了客观基础。

就在几天之前，多民族的苏维埃人民和整个进步人类庄严纪念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十周年，这场革命为人类历史开辟了新纪元，一个在世界上进行社会变革的新纪元，粉碎了压迫和奴役人民的殖民主义制度。七十年来，十月革命的故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始终是进步与和平的旗手。它是为反对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而斗争的人民的忠实朋友，一贯支持他们取得自由和独立。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宣布了当今世界新的思想方式的理论和原则，与此同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采取了大胆和积极的主动行动，这些为建立国际安全综合体系奠定了基础。所提出的安全依据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保持了充分的一致，有利于在我们当代的条件下付诸实施。

正如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米海尔·戈尔巴乔夫所说，国际和平与安全综合体系的一个要素必须是：

“无条件地消除种族灭绝、种族隔离、法西斯主义和其他任何种族、民族或宗教排它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人民的歧视。”

众所周知，联合国在其一系列决定中早已把种族隔离列为一种极端仇视人民的表现，一种反人类罪行，表明了国际社会的意愿。鉴于目前南部非洲的爆炸性局势，安全理事会最近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再次明确谴责种族主义分子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做法、大规模逮捕和屠杀。这些决议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全部政治犯，强调只有在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建立一个自由、统一、多种族和民主国家的基础上才能公正长久地解决南非问题。

南非爱国武装力量正是在为建立这样一个社会而斗争，非洲人国民大会是这场斗争中的先驱者。然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殖民者政权无视联合国的决定以及

其他国际讲坛和国际社会的呼吁，不仅坚持而且加强了其对南非当地人口的恐怖行动和镇压。

为了谋求挽救自己遭受不可避免的垮台，为了维持它在被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上的殖民统治和在邻近的非洲国家恢复这种统治，种族主义南非政权正明目张胆地进行镇压和公然地讹诈，对它们进行危险的侵略袭击以及其他以国家恐怖主义政策为特点的颠覆活动。南非高级官员最近对主权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访问提供了它蔑视国际法政策的新的证据。

整个国际社会对南部非洲的局势感到义愤是完全正常的。遭到谴责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疯狂至极，它公然蔑视本国绝大多数当地非洲人口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基本人权，纳米比亚遭到了南非殖民主义者最残酷的非法占领。

南非种族主义者在执行无耻的班图斯坦化政策过程中，希望维持他们的种族隔离制度，把非洲人口变成一部分没有任何权利的人民，它们对非洲人为捍卫他们的土地和人类尊严而采取的一切合法行动所作出的反应是更恶毒的压迫和镇压，枪杀手无寸铁的人，折磨和处死爱国者——首先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成员。它们禁止群众组织团结和平的当地人民的活动，并取缔这些组织。那些由于被捏造地指控犯有叛国罪而被逮捕的人毫无痕迹地失了踪，或者未经任何审讯被特种镇压部队所消灭。残暴的和严酷的待遇也落到了儿童和十几岁的孩子身上。换句话说，这是一场对南非和纳米比亚反对种族隔离罪恶政策和行为的绝大多数有色人口的公开的、血腥的战争。

面对在南非内部对种族隔离制度日益强大的抵抗和纳米比亚人民解放斗争日益发展，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越来越经常地通过对邻近的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危险的侵略、颠覆和无数动摇和恐怖主义活动来寻求摆脱它们的困境。

正如秘书长在他关于本组织的工作年度报告中指出的：“除非及时采取行动加以防止，否则显然即将爆发一场浩大的人间惨剧。”（A/42/1，第6页）

南部非洲总的形势证实了一个明显的真理，即作为国家政策的种族主义是对人民的和平与安全的经常的威胁，并且它不能被改革或改造，使之符合正义、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基本准则，就象南非种族主义者的某些有历史关系的盟友和那些鼓吹与它们进行“建设性接触”的人所建议的那样。必须彻底和立即消除种族隔离。

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没有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它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的一些盟国中的帝国主义反动集团的直接和间接支持的话，南非种族主义者本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

问题的要害是，在南部非洲大陆维持一个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中心符合这些集团的长远利益，它们把南非看成是它们与独立的非洲进行斗争的堡垒和基地，看成是它们在地球上那个部分的一个战略跳板。因此，它们使用包括跨国公司等在内的各种手段维持和加强与种族隔离政权的关系。特别危险的是它们继续并加强与南非种族主义者进行合作，建立和发展比勒陀利亚的核潜力。

某些西方国家最近宣布的保护它们在南非的利益的部分措施以及据说是要对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施加压力的措施只不过是一些新的伎俩，以保护种族主义政权免受对它采取的更严厉和更有效的行动，破坏国际上对种族主义者的孤立，制止日益高涨的抗议浪潮，特别是制止在它们这些国家内部反对与比勒陀利亚继续合作的抗议浪潮。

最近在国际讲坛上对南非问题作出的决定和目前的辩论明确地表明，国际社会已无意继续默许种族隔离政权的存在。人们要求联合国拿出新的、更有效和有力的措施，确保实际执行联合国的决定，消除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危险温床，这些表现使该地区数百万本地居民的命运变成了在他们自己国家中过奴隶般的生活。

在这方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国际社会日益强大的要求，根据《宪章》第七章立即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并要求所有国家

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的有关决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向遵循我们对比勒陀利亚的南非政策所持的原则立场，严格遵守众所周知的国际协议和大会及安全理事会的为消除这一可耻现象所作的有关决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最先签署并批准最近制订的在体育方面反对种族隔离公约的国家之一。我们希望这个公约将能很快生效，并对进一步孤立南非种族主义者发挥作用。大会在本届会议上所作出的决定也应在这方面作出有效的贡献。

为此，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同其他国家代表团一道提出了一些决议草案，特别是国际团结支持南非的解放斗争，对南非采取有协调的和严格监督的措施，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色列和南非关系，和对南非实行石油供应品禁运。我国代表团还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的消灭种族隔离的措施，尽早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措施和无条件停止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对非洲邻国的侵略行为。我国代表团准备在实现这些崇高目标的过程中给予合作。

查古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由于种族主义政权1985年宣布的全国性紧急状态至今仍在持续，对于黑人多数采取了残酷、镇压性的措施，导致南非在过去一年的局势继续恶化。在此期间，成千上万为实现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人遭到逮捕、受到酷刑、迫害致残、被杀害或不加审讯地被拘留。该政权正在进行绝望的挣扎，残忍的安全部队和警察竟然在大街上杀害种族隔离政策的反对者。这些恣意杀害、逮捕和拘留的受害者甚至包括不到8岁的儿童。该种族主义政权的暴力行为夺去了成千上万无辜生命。例如，在过去两年来，据估计死亡人数达2500人，不经审讯被拘留的人数达30,000人。最近，又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报道，涉及甚至包括儿童的失踪、新闻检查、绑架、秘密谋杀和杀人冲击队，使用被煽动起来的右翼治安维持会会员，这些人对他们的同胞兄弟姐妹进行残酷的谋杀。

但是，黑人多数不顾这些国家发起的恐怖主义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决心消除万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取而代之的将是在一个统一的南非建立一个非种族主义的、民主的社会。今年8月进行了持续一个月之久的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斗争中的反对种族主义政权和人民的决心。南非人民还清楚地表明他们将被镇压政权的方式吓倒，直到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得到恢复。

在这方面，该种族主义政权最近排练的所谓改革闹剧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丝毫没有触及种族隔离的主要支柱。《种族区域法》、《人口法》、《登记法》、《班图人教育法》，只举这几个例子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令人痛心的事实，该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仍执意不仅在南非境内而且在纳米比亚推行其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所谓的“班图斯坦”的政策是该种族隔离政权为了推行基于肤色的万恶的、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而推行的另一项根深蒂固的政策。根据这种过时的、原始的哲学，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大多数黑人在南非被降到下等的地位。今年5月举行的“只许白人参加”的选举就是一个例子。这次选举是在内部抵制达到高潮的时候进行的，毫无疑问这次选举是为了给种族主义政权打气，该政权的各项政策已经无法执行，使南非变得无法统治。

在这方面，我们赞扬南非解放运动以他们所掌握的各种方式，包括武装斗争的方式，根除种族隔离的决心。我们还赞赏明智的南非白人采取的步骤，特别是大学的学生、学者、商人、议员、教会领导人和其他各界人士，他们同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开始进行接触和对话。我们相信这样的接触是实现南非人民之间信任的先决条件。

最近，戈万·姆贝基先生被释放了，但是这丝毫不能引起人们对博塔政权的任何感激之情。姆贝基先生完全是被捏造罪名逮捕入狱的。因此，恢复他的自由表明种族隔离政权承认它对姆贝基先生的严重的不公正行为。他的释放标志着人

们期待已久的所有政治犯释放的开始，包括纳尔逊·曼德拉。我们重申呼吁该种族主义政权解除对所有政治党派的禁令。在消除种族隔离之后将举行的全国自由、民主选举中，该政权应当遵守一人一票的原则。

种族隔离政策被国际社会一直谴责为危害人类罪，对人类良知的蔑视，该政策是造成南部非洲政治不稳定的根源。该种族主义政权对邻国的侵略和破坏行为特别是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严重威胁到世界和平和安全。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莫桑比克以及所有其他前线国家一再进行武装攻击，其目的就是为了推行其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该种族主义政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支持、资助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安盟和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匪徒，并为他们提供武器，目的就是为了推行其种族隔离政策。

莫桑比克的情况，该情况涉及为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匪徒提供武器和资助，给莫桑比克人民造成了饥饿、无数的痛苦。最近，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匪徒象一群懦夫一般对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进行攻击，烧毁坐满了无辜旅客的车辆，另外还摧毁人们迫切需要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莫桑比克人民不能再继续受害于南非支持的匪徒；他们应当得到和平。国际社会有责任联合起来支持他们。

我们反对一个主要大国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勾结，推行建设性接触的政策。这种政策如果说有任何作用那就是增加了南部非洲人民的痛苦，使种族隔离政权的态度更加蛮横。因为一些毫不相干的外部问题，纳米比亚人民继续被剥夺独立权，前线国家成为无端侵略的目标。据估计，给前线国家和其他邻国造成的损失在过去5年中已经超过了150亿美元。公路、铁路、医院、水力发电站和传输线、学校、药店，只举其中几个例子，已经成为南非支持的武装匪徒攻击的目标。前线国家面对这种赤裸裸的侵略呼吁人们给予支持，国际社会应当对此作出积极的反应。在这方面，我们赞赏不结盟国家建立非洲基金。我们还赞赏北欧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加拿大其他捐助国对前线国家和南部非洲发展合作会议国家给予的经济援助。我们希望它们的援助将能够继续，直到在南非消除种族隔离，为纳米比亚真正实现自决和独立铺平道路。

种族主义政权的蔑视以及它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消除种族隔离的各个决议引起我国代表团的严重关切。我们相信如果对种族主义政权实行惩罚性经济措施，它就无力对邻国进行袭击并且支持诸如安盟和民族抵抗运动这样的武装匪徒。现在该是安全理事会对种族主义政权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的时候了；因为这是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迫使该政权其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剩下的唯一有效的和平手段。不要让那些反对对南非实施这种制裁而又玩弄两面派手段毫无羞耻的在别处实施这种制裁的人找到借口了，他们这种做法尽人皆知。

因此，大会有责任要求安全理事会明确和毫不含糊地告诉种族主义政权，国际社会一致同意对种族主义政权实施全面的强制性经济制裁，以便使它放弃种族隔离的政策。在这一方面，关键的是要仔细和全面地实施有关对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武器禁运的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

在这一方面，大会建立的监督对南非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供应和运输政府间小组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国代表团作为这一小组的成员，希望呼吁产油和运输石油的国家采取有效的立法和惩罚性措施来防止跨国石油公司和运输公司向种族主义政权提供石油。我们坚信，实施有效的石油禁运将不但能够迫使种族主义政权进行谈判，并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该政权对前线国家进行的侵略和颠覆活动。

最后，我希望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瑟夫·加伯先生表达我国代表团的感谢和赞赏，他为使国际社会清楚地了解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的罪恶政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尽早协调一致采取彻底消除种族隔离的行动。

卡卢伊先生(突尼斯)：要解释一个基于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原则的政治体系如何能够生存，就只须把它看作是一个永远违背我们的正义感、尊严和和平的压迫和控制的战略的一部分。经验充分表明，这样的制度是与暴力分不开的。

南部非洲目前的局势充满着不安和威胁。 人们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盲目政策对南非本地人民的前途，对纳米比亚人民和遭受野蛮暴力和明目张胆的侵略的邻近的独立国家的前途产生的有害影响，感到不安。 存在着威胁是因为这些侵略行为，继续的占领及其非人道的行为的升级，对国际和平和安全造成了威胁。

对于这一局势，以及南非政府有关纳米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所表明的愿望，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首先，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种族隔离的做法。 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不仅仅是违反人权的问题。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关系到大多数人能否行使他们的合法权利，少数白人顽固地要长期地控制由 2 千 4 百万人组成的当地的黑人大多数人，而这些人却不断地被提醒他们是在自己国土上的外国人。

这也是一个经济问题。 因为这一国家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对某些人无耻地进行剥削，并且这些资源被看作是少数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的专有财产。

其次，种族隔离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千百万南非黑人处于极度贫困之中，他们被迫生活在最贫穷、最边远的地区，每天都不得不面对着我们时代最可怕的不公正现象。

这也是一块殖民飞地，这里的制度是基于种族主义和剥削，基于对暴力和武力的制度性使用，基于压迫和侵略，基于对联合国决议和决定以及国际公众舆论的不断蔑视，并基于对国际道德和法律的完全无视之上的。

有时人们难免陷入幻想，希望国际社会耐心地反复请求以及联合国无数的决议和决定能够便南非政权在其态度和其不可描述的概念方面有某种改变。 然而，这几十年来情况一直是这样。 这一政权有可能自愿地作出某种改变，听从理智的声音并接受我们世界新的现实吗？

当今的局势如何？我们看到无情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统治政策不断加强，我们看到制定出越来越具镇压性的立法，以便加强种族隔离和剥夺纳米比亚人和南非黑人包括享有公民权在内的最基本的神圣权利。新的野蛮措施纷纷出笼，将自由战士送入监狱，或将他们致于死地；这些自由战士的唯一罪过就在于反对种族隔离和占领。外国还不断地帮助南非当局采取更严厉的军事措施和提供更为先进的新型武器，或者利用进口技术在国内制造这种武器。最后，出于尽快获得利润的愿望，外国投资者向南非进行大量经济和财政投资，这种投资正在日趋增长；完全为了跨国公司 and 比勒陀利亚少数人政权的利益，外来投资者疯狂地剥削和掠夺纳米比亚及南非的资源。

我刚才提到，我们不能指望南非政府会主动作出任何变革。但难道我们能够继续对这种蔑视和傲慢的顽固立场作出同样反应吗？难道现在还不应该重新估价我们的立场，采取新的姿态和做出新的坚定的共同行动吗？

毫无疑问，应该根据《宪章》对南非采取有力行动和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必须加强武器禁运，而且应为传播情报而采取广泛行动，以便使世界公众舆论更为了解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要求，更加了解种族主义所作所为的严重性和目前南部非洲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

虽然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加强了对南非大多数被压迫人民的大规模镇压和暴力，但在争取南非自由斗争中取得的进展和国际上对南部非洲人民及其他合法愿望的支持使人们感到有希望，即有可能迅速彻底根除种族隔离和使所有人民获得自由与和平；现在已开展起一场反对种族隔离的全面的前所未有的抵抗，这就更证实了上述希望。

突尼斯再次重申致力于、支持和积极声援我们兄弟的南非人民及其解放运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所进行的斗争。

我们向我们兄弟的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重申，他

们不是孤军奋战，他们所做出的英勇斗争和牺牲得到了所有热爱和平与正义国家的支持。

我们向全体人民和所有国家以及世界公众舆论强烈呼吁，共同努力抵制邪恶势力和使人类摆脱种族隔离这一持久的罪恶。

卡里姆先生(苏丹)：我首先要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表示敬意，该委员会为揭露种族隔离的行径和使国际公众舆论注意到种族主义罪行作出了积极努力；这些行径和罪行是违反人类和文明生活的一切准则和法律的。细读一下特别委员会关于南非政治局势的报告表明那里的局势令人遗憾的在不断恶化；特别是黑人多数，他们被剥夺了所有公民、政治和经济权利，特别是被剥夺了自决和建立多数人统治政府的权利。

政治局势的恶化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首先，面对全国范围内的紧急状况法，黑人多数继续进行政治动员。

第二，举行5月选举；这次选举是在少数白人中以种族为基础而进行的；而这些白人仅占人口的20%，占人口80%的二千五百万黑人多数却受到孤立，他们在管理自己事务和自己国家事务方面无权问津。

第三，特别是自从两年前实行紧急状况法以来，持续对人民进行镇压和袭击非洲黑人公民。

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指出：

“在紧急状况的掩饰下，对付黑人的种族隔离基本法律在这各个方面得到加强。例如1986年，大约6万4千非洲人被迫迁移，1985年是4万人；1986年，近10万非洲人由于侵入家宅罪而遭逮捕”。(A/42/22, 第24段)

该报告继续指出：

“武装人员驻在教室内已经制度化。 全国警察力量的五分之四现在在各城镇内执行任务”。（第25段）

此外，

“自1984年9月以来，2千3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黑人——被杀害”（第26段）和“自1986年6月以来拘留的3万人中，有40%是18岁或18岁以下的儿童”（第31段）

有些儿童甚至还不到13岁。 事实上，

“由于黑人儿童站在城镇抵抗运动的前线，他们已成为国家暴力镇压的目标”。（第36段）

二十多年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在呼吁比勒陀利亚政权停止对黑人公民进行种族主义活动，但是这些呼吁至今没有起作用。 种族主义政权蔑视国际社会，它没有受到惩罚，南非公民继续遭受着与所有国际法和国际准则背道而驰的行动和政策所造成的苦难。 如果没有某些国家在所有领域——政治、道义、经济和商业——特别是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其中包括核信息交流，以及情报领域不断给予它援助，种族主义政权就不可能坚持对国际社会采取这种蔑视态度。 从政治上来讲，国际社会向种族隔离政权及其做法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努力由于某些安理会西方常任理事国在安全理事会利用否决权而遭到失败，这就造成至今未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从经济和商业上来讲，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说明四个西方国家的贸易联系占其外贸和年国民收入的比例超过4%。

从军事和安全方面来讲，南非的机构无论从质量和数量上来讲都比所有前线国家优越，这使得这个国家能够采取破坏这些国家稳定的行动，不断对它们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 最好的证明就是对安哥拉的入侵和占领。 我们获得的情报说明种

族主义部队现在已深入到安哥拉领土的300公里以内，他们正在对安哥拉人民进行屠杀和破坏。

谈到与南非进行的可耻的合作，这种合作使它能够蔑视国际社会，我们必须停下来看一看在巴勒斯坦的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宣称的反对另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南非所采取的措施，这使我们提出以下看法。

首先，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是实施国际社会的决议，这些决议多年来一直呼吁停止种族隔离政策。以色列是在压力之下采取这些措施的，是为了使美国国会不要因为以色列与南非进行军事合作而减少对它的援助——以色列这样做是无视安全理事会10年以前所通过的实行武器禁运的决议的。

第二，以色列一贯声称它将不与南非合作。但是，最近，在1987年3月，它不得不承认它与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三，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所决定采取的某些反对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措施既非强制性的，也是含糊不清的。事实上，它与南非的军事与情报合作是悄悄进行的。那些措施是非强制性的。以色列仅仅是宣布它不打算延长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之间所达成的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没有具体的时间规定，在10多年内可以保持有效。虽然它指出它禁止合作，但在某一段落的最后他又提出了一个例外，用了这样的词句：“根据有关委员会或有关以色列当局的允诺而定”。*

简而言之，我国代表团感到以色列的这些措施根本没有影响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与巴勒斯坦的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之间的密切合作。这两个政权的基础都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陈旧的种族和肤色思想——这是人类至今所知的最丑恶的极端和反动性思想。

非洲解放运动一直指出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在军事和安全领域。这

* 副主席卡卢伊先生（突尼斯）主席会议。

种合作在以色列情治局和南非情报局之间特别明显，它使南非能够追捕非洲战士并停止他们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政权的活动。

在发言结束之前，我要重申苏丹对种族隔离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立场，并作如下总结。

比勒陀利亚政权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不可能改良种族隔离政策，必须将其彻底清除。必须使黑人多数根据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意愿在不受白人少数霸权和控制的情况下行使其自决权利；无条件释放政治战士，首先是尼尔森·曼德拉及其同志；建立一个民族、非种族主义的社会；谴责南非旨在破坏这一地区稳定的对独立的非洲邻国进行侵略的政策；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迫使它尊重国际社会的意愿。

因此，苏丹代表团支持向大会递交的所有决议草案并将对它们投赞成票。

阿杜基先生（刚果）：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是一项令人反感的残酷的政策：白人少数掌握着绝对权利；政治观点属于上一个时代；小心翼翼地制订出的活动规则是为了使任何一个被指控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不能逃脱遭受仇恨、暴力或残酷对待。剥夺黑人多数成为正式公民的权利这一做法难道不是骇人听闻的吗？剥夺黑人男女老幼的权利这一极其恶劣的做法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使他们无法参加南非的政治生活——事实上，生活对于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同时这也是广泛存在的暴力行径的根源，这是因为处于统治地位的少数人进行镇压，小心翼翼地改进和发展其办法与手段。

秘书长1987年10月15日的报告中下列给人以启迪的段落使读者得以窥探一下最黑暗的地方：

“在……1986年12月份，延长实施全国的紧急状态，并且不顾国际上的口诛笔伐和国际社会重新呼吁解除紧急状态而于1987年6月再度延长。严厉的紧急状态和安全条例规定变得更加严厉，以议会以外的反对行动和政治不满及抗议成为犯罪行为从而将其镇压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住在黑人城镇里的南非军队和警察具有莫大的权利，可以镇压种族隔离的反对者而不受惩处；此外，仍然不需指控罪名或审判而加以居留，不需搜查令而进行搜查，并禁止开会，举行露天葬礼和禁止出版。

“据南非一个著名的人权监测团体，拘留犯父母亲支援委员会说，黑人城镇已对同外界隔绝，“对儿童近而对全体城镇居民进行恐怖统治。这种行动的目的似乎是要使全体城镇居民从心里产生恐惧，从而瓦解已经在南非形成的并且日益增长的团结和抵抗的精神。”未经指控或审判而予以拘留，已经司空见惯。因此，积极分子，其中不少是年青人，都告失踪。”（A/42/659）
第6页，第4至6段）

这场战斗不可避免地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涉及巨大的历史利益。联合国对这一战斗作出了承诺，因此，必须要对文明国家的政府提问：你们怎么能依然抱漠不关心的态度，拖拖拉拉，同时有在理论上宣布针对种族隔离的政策和方法与途径，这实际上为那些掌握权力的种族隔离的支持者提供了最好的掩护。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犯罪，因此，不断引起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的深切关注。这些人所想到的并不仅仅是南非的悲剧，同时也包括被非法占领和殖民化的纳米比亚这一国际领土，包括依然不断大量流血的前线国家。博塔总统前不久对南非入侵安哥拉的军队所作的荒诞之至的视察很奇怪地使人回想起欧洲历史上那段充满着那位来自柏林的小个上士的大声狂叫的最黑暗的日子。国际社会和所有热爱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必须坚决谴责博塔政权，要求南非军队无条件的从安哥拉撤出，并对战争造成的损失加以赔偿。

南非人民对目前具有影响力的势力采取拖延手法会作何想法？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青人和年纪大的人们所遭到的杀害和监禁等所有暴行又会作何想法？对隔离政权犯下所有这些罪行而至今未受惩罚会作何想法？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在对付非法占领时会有何想法？那些负有特殊责任，应当采取行动终止任何侵略行径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的国家，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同时，前

线国家的主权人民又会有何想法？毕竟说来，他们是南非侵略和军事占领行径的受害者。然而，博塔总统及其朋友和盟友事实上是在要我们接受犯下了如此暴行和罪行，多次进行侵略的种族隔离政权。绝不能接受。我们已经受够了。国际社会绝不能纵容南非继续无视国际法和惯例，继续无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

公众舆论已表明，在采取旨在孤立种族隔离政权、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加以孤立的步骤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然而，必须进一步推动支持全面强制性制裁的运动，以此加强上述措施。在这方面，南非黑人领袖和反种族隔离组织的积极态度鼓励了非洲统一组织采取行动和措施，援助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在不结盟运动的坚决支持下，非统组织成功地建立了非洲基金会，该基金会的筹划指导委员会自基金会建立以来定期举行会议，已决定本月于刚果的布拉柴维尔举行下一次会议。

本着同样的精神，并且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我国决定成为提交给大会的这些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这些决议草案，我们坚信，只有对种族隔离政权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才能最终将其推翻。只有那时才能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和多种族的社会，建立一个承认大多数人应当履行自己的充分权利和基本自由的社会。因此，刚果继续支持国际社会、特别是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努力，我们坚决支持他们的活动。

莫辛先生（尼泊尔）：首先，我愿意强调我国代表团极为重视题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为此，我国代表团回顾，尼泊尔一直把担任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副主席看成是值得骄傲和荣耀的事，尼泊尔以此对为早日消灭种族隔离制度而正在进行的国际斗争作出了微薄的贡献。现在，如果我不去赞扬特别委员会主席在前天就这个议程项目进行辩论时所做出的巨大而给人启发的贡献的话，我就是不负责任的。

正如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富有说服力的报告所指出那样，自从大会一年以前开始审议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以来，比勒陀利亚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了。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其对国内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士的态度上，也反映在其对非洲独立国家进行的公然侵略和颠覆活动上。

比勒陀利亚傲慢地蔑视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所反映出的国际公众舆论，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十分令人伤心。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继续执行紧急状态法，从而在全国制造了一种镇压气氛，除此之外，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不仅大规模地逮捕青少年，而且越来越多地利用代理人集团，例如治安维持会和行刑队，镇压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者。

种族主义政权加强了对其邻国的侵略和颠覆行径——通常是间接的——这一点国际社会不是没有注意到。我国代表团感到极为愤怒的是，南非顽固的种族隔离主义者继续一意孤行地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又一次公然蔑视了国际社会反复表达的意愿，即赞成纳米比亚立即独立。

一个别较为积极的发展是，人们感到深受鼓舞地注意到，南非民族解放运动能进一步开展活动，能够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承认，同样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南非黑人工会运动，尽管受到掌握政治权力的种族主义顽固分子的镇压，仍然能够继续发展。

现在，我国代表团还注意到比勒陀利亚当局最近释放了戈万·穆贝基先生，他被关押在南非声名狼藉的监狱里长达23年之久。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一行动不是孤立的，而是早就应该开始的民族和解进程的开端。我们重申呼吁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处于同样境地的纳尔逊·曼德拉先生，泽弗尼亚·莫多彭先生以及其他的人。我们认为，这种行动将有助于建立一个与人民的真正代表进行谈判所必要的政治气氛，从而最终导致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的、多种族的社会。全世界所有怀有善意的人民都愿意看到这一目标实现，但是通过如今年5月所进行的只有白

人参加的假选举显然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因为这种选举的目的是给比勒陀利亚执政的国民党及其所谓以种族为依据的权利分配宪法计划，盖上一块合法的遮羞布。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尼泊尔有幸自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1962年成立以来，一直担任该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一直极为重视在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完全符合尼泊尔关于不仅各国、而且各种族之间都是平等的信仰。

因此，我们高兴地能为声援南部非洲基金作出微薄的贡献，这个基金是不结盟运动于去年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设立的。这笔基金的特定目的是向前线国家和其他非洲国家提供紧急援助，以便使它们能够经受得住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进行报复性制裁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今天呼吁大家慷慨地捐助声援基金，这将加强前线国家和其它国家为彻底消除可恶的种族隔离这一人类文明的污点所执行的方案和政策的能力。

我国代表团极为关注地得知，比勒陀利亚政权趁着西欧市场目前的供应过剩，逃避了石油禁运。人们也担忧地注意到，尽管某些国家采取了一些针对种族主义南非的经济措施，有些甚至还是自发的，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不是那么情愿。

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审议的有关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决议草案十分明确地表达了我们为促使摧毁种族隔离制度进行的集体努力的方向和优先事项。我们认为这些决议草案应该得到所有国家的全力和真诚的支持。

最后，我将重申尼泊尔深信，实行全面强制性经济制裁，仍然是使南非和平过渡到一个多种族，代议制社会的最佳，也许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阿加多克列尔斯先生（塞浦路斯）：各会员国都一致认为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违反《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所有其它有关人权的国际

文书。但是，种族隔离制度过去是而且仍然是南非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基础，该政权藐视《宪章》、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多项决议。此外，这种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继续存在建立在进行镇压、国家恐怖主义活动、恫吓和讹诈的基础之上。

有人仍然相信可以小心地通过建设性接触政策接近比勒陀利亚政权，这种政策是逐步地劝说该政权把南非转化成所有公民拥有平等权利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然而，事实已经表明，而且将继续清楚地表明，期待这种转化是徒劳的，因为种族隔离制度建立在不公正和不道德的基础之上，因此，它本质上是罪恶的，是不能有任何转变或改革的。这种制度只能彻底消灭。

就在前一天，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向我们详细地讲述了南非局势的严酷现实。逮捕和监禁妇女和儿童、进行审判，严刑拷打，处以死刑，劫持诱拐以及进行暗杀都成了家常便饭。新闻界被捂住了嘴。推行家园政策和强迫人口迁移的政策仍然在继续。这个罪恶制度的主要支柱是完好无缺的。

然而，注意如下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这个警察国家在继续推行紧急状态法的情况下出现了种种恐怖，但是，南非战斗着的人民的决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了。

最近对古凡·姆贝基先生的释放，虽然值得欢迎，但却是一个孤立和不能令人信服的姿态。纳尔逊·曼德拉——多数黑人反对种族主义束缚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的象征，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仍然被关在监狱中，他们已经被关押了二十五年以上。要想创造有利于具有意义的谈判，给南非带来人所希望的根本变化的条件，我们就应继续坚持要求立即和无条件释放他们。

不管我们如何尝试，都不能逃避南非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和迅

速地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的罪恶。我们坚决共同作出努力的国际社会是遵照《宪章》，尤其是第七章的规定，带来和平的变革，还是让南非目前的事态继续发展下去——一方面存在着强迫、压制和国家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存在着武装斗争，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可怕的大屠杀和不可想象的人力和物力破坏呢？人们希望做的选择是明显的，我们仍然有时间来制止事态的发展。但是，为了取得人们所希望的结果，我们就必须意见一致，坚决地实践全面有效制裁，无论多长时间都在所不惜。

塞浦路斯和不结盟运动其他国家一道，除了少数令人遗憾的国家以外，确实是以几乎整个国际社会一起，致力于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真诚的努力。我们仍然认为和希望，和平的废除种族隔离、建立一个非种族、民主和统一的南非是仍然可以做到的。

因此，我们今年一如既往，将支持所有的决议草案，并热切地期望我们当中至今仍然犹疑不决的人最终能够迅速地和我们一起真正地运用我们都支持的原则——因为如果仅仅支持原则，但不实际应用，那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有害的，因为这样做安慰了有罪的一方，使其毫不在乎地蔑视我们的努力和呼吁。

归根结底，那些现在拒绝通过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而遵循《宪章》的和平途径的人，将丧失他们批评及甚至对不可避免的革命和流血的选择表示遗憾的权利。

我们希望能够避免这种选择。

贾勒特先生（利比里亚）：我国代表团希望再次对南非黑人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持续和有增无减的恶化表示严重关注，这种状况是比勒陀利亚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采取压制和镇压的政策造成的。

在我继续进行发言之前，我想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及其精力充沛的主席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激，该委员会在使国际公众舆论注意到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境况方面继续起着关键作用。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的报告详细地载

于A/42/22号文件，该报告描述了南非黑人多数受到残酷镇压的真实情况，对邻国进行的侵略和制造不稳定的行为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英勇抵抗，黑人劳工运动、学生、年轻人、宗教领导人以及各机构反对种族隔离的罪恶政策的情况。

自1946年以来，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已经成为大会议程上每年固定的项目。这就意味着，在四十一年以后，联合国仍然在寻求解决这一使人烦恼的问题的方法。

造成这种长期拖延的原因是什么？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一直没有能够集中必要的政治意愿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遵守大会以及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决议和决定。我们给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白人少数传递的讯号似乎还不够强烈，不能使他们明白我们确实决心结束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政策。因此，在四十年以后，这种政策在南非依然得到广泛实施。

现在我们应该该清楚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是不讲道理的，它不准备尊重或遵守联合国的决定。那些倡导建设性接触的人现在应该认识到，这种建设性接触的政策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白人少数也放弃了这种政策，因为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将种族作为政治权力的基础，以便剥夺大多数人的本身的权利和人类的尊严。

只要拖延消除种族隔离，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就将继续加紧其对黑人多数的压制，对后者来说，生活变得一天天不能忍受了。黑人正继续遭到折磨和更大的压制。白人少数使用代理人军队，例如使用治安维持会成员和行刑队，这种使用已经到了空前的程度。最近的一份新闻报导宣称，自1986年6月以来，有7500至10,000名18岁和18岁以下的青少年遭到拘留。1985年至1986年，至少有173,000名青少年遭到拘留，“等待审判”。今年1月份，大约有2,185名青少年在蹲监狱，而去年有另外的2,280名和他们的母亲一起遭到监禁。该报导还说：“这种事件无异于对青少年发动的有计划的恐怖运动……以便摧毁团结和抵抗的意志”。

当这种恐怖统治在南非内部进行的时候，种族隔离政权继续从事国家恐怖主义和对邻国采取侵略、颠覆和破坏活动，并向正在分别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合法政府进行斗争的安盟和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匪帮提供军事支持。诸如博茨瓦纳、莱索托、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其他前线国家在不同的时候要么遭到攻击，要么受到种族主义政权的经济封锁。这些侵略和破坏行动的目的是要削弱这些独立国家的经济并使它们继续依靠南非，并阻挡它们支持种族隔离的反对者。

尽管种族主义政权采取了严厉措施，对种族隔离的反抗继续加强。民族解放运动、黑人劳工运动、学生和青年、宗教领导人和机构、基层组织和批评该制度的白人已经给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这表明了被压迫大多数的成员把自己从白人少数的种族隔离政策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坚定和一致的努力。持续和不断增长的警察暴力表明了该政权的破产和除了利用过分的军事力量和警察暴力之外没有能力进行统治。

利比里亚政府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仍然是，不能通过与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对话铲除种族隔离。加强国际压力是我们拥有的取消这一可恶政策的唯一的和平手段。因此，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呼吁那些迄今为止反对制裁的国家重新估价它们行动的影响。由于南非的顽固态度和坚持拒绝取消其种族隔离政策，利比里亚政府支持并呼吁对其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同时，我国也呼吁加强对南非人民，前线国家，包括纳米比亚，以及它们的解放运动为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统治进行的正义斗争的政治、物质和其他支持。正如我们在早些时候说过的那样，前线国家正经受着持续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以迫使它们产生对南非的依赖，并阻挡它们支持种族隔离的反对者，我们深信有效贯彻的全面制裁将极大地加强这些压力和不利地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

我国代表团与前面发言的代表团一样，欢迎最近释放被监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姆贝基先生和其他政治犯。如果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而立即释放纳尔逊·曼德拉

和所有其他政治犯并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治党派的禁止，这一行动将更加令人满意。

利比里亚政府将不支持任何旨在把注意力从人民的英勇斗争引开的表面改革，这些人民正在抵抗用最现代化的尖端战争工具武装起来的警察部队的力量和狂暴。

种族隔离无法改革；必须铲除。它是对人类的犯罪，根除种族隔离给南部非洲带来了和平前景。种族隔离必须被连根拔掉，并代之以一个包括南非所有人民并建立在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对个人的尊重的基础上的公正和民主的社会。

主席：根据大会1976年12月20日的第31/152号决议，我现在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观察员发言。

安古拉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在此祝贺你担任大会本届会议的主席。

在1987年10月30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601(1987)号决议，授权秘书长开始在南非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之间安排停火，以便采取部属联合国纳米比亚过度时期援助团所需要的行政和其他实际步骤。从那以来19天已经过去了，但看来种族隔离政权没有立即作出反映，尽管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迅速提出了与该政权停火的协定。

此外，大会在11月6日结束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3天的辩论。博塔—马兰—博塔统治集团的反映还是其对待联合国的一贯的蔑视。外交部长博塔在11月7日的新闻稿中谈到大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时，不仅对大会提出经常重复的所谓偏袒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指责，而且还自称有权对大会对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作出裁决的权限提出疑问。这就是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对这一被普遍认为属于国际责任范围的重要问题的看法。

当安全理事会为通过呼吁在纳米比亚停火的决议进行工作的时候，南非白人政权雪上加霜，命令更多的军队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采取进一步的侵略行动。

当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大会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南非公开向世界宣布其在安哥拉的军事存在，粗暴地无视国际法。

上星期六，即11月14日，国际社会从报纸上得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种族隔离政权的南非领导人——在种族隔离政权总统、法西斯主义分子博塔的亲自率领下——对驻扎在安哥拉南部的南非占领军进行了所谓的访问。这是当今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无视国际法的行为。只有纳粹德国的希特勒才会作出这种违背国际行为准则的事情来。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民组强烈谴责南非白人统治集团对安哥拉发动的毫无理由的侵略。

我们阐述的观点不会使任何人吃惊，因为如果没有南非种族隔离制度问题，就不会出现占领纳米比亚的问题；也就不会讨论通过纳米比亚对安哥拉发动侵略战争的问题。种族隔离制度是腐蚀南部非洲骨髓的一块癌肿瘤，将它称之为对人类的犯罪是正确的。

我们讨论的主题种族隔离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大量谎言之上的丑陋理论。南非少数白人自从大约四百年前来到非洲大陆的这块地方以后，一直根据这种理论并以欺骗、偷窃和武力抢夺的手段进行统治。那些少数白人是欧洲中世纪被社会抛弃和受迫害的宗教异端分子的后代。由于偏见和自卑情绪，这些人借用最落后、最无耻的《旧约全书》的鬼话和谎言，把非洲人或黑人称之为迦南人，从而永远把他们变成白人的奴隶。一代又一代的南非统治者正是在这种关于种族来源的谎言中孕育出错误的种族隔离理论。

如果想要了解南非白人的道德、精神和伦理观念，以及为什么这些观念与非洲人民的慈善、博爱、容忍和仁慈的道德准则——稳定生活方式的基本成分完全相反，那么就必须了解南非少数种族主义者的历史背景。

国际社会正确地把种族隔离——有时被称为“分离发展”，目的是为了欺骗人民——称为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奴役和种族歧视是孪生兄弟，是通过暴力扩张领土的后果，它们主张根据种族、社会和宗教背景实行法律歧视和隔离。种族隔离是这一罪恶的社会政治痼疾发展到现阶段的产物。种族隔离是人类中特别病态的那

些人的可耻的创造。它受到了忌妒、偏见和贪婪这些罪恶势力的影响，并将它们作为动力。它广泛地加强对非洲人民的残酷行为、折磨以及奴役，并通过使用暴力非法扩张领土和种族灭绝而发展起来。

暴力扩张领土并对黑人进行奴役破坏了古老的非洲文明。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给他们带来残酷折磨、巨大痛苦、野蛮、痛苦、有组织的杀害以及早亡的媒介。对其他人来说，这是一种公认的生活方式，一种宝贵的手段、一种神圣的工具和法律媒介，可以用它们来不受惩罚地对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实行恐怖主义并进行种族灭绝，以便永久地获得社会和政治权力并迅速获得财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所依据的理论是，世界属于那些拥有土地的人，天堂的大门应该向这些人打开。

为了在地球上建立他们的王国，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白人少数剥夺了非洲人民基本生活条件。在南非，86.3%的土地属于白人，而白人只占总人口的15.5%，而只有13.7%的土地属于占人口84.5%的非洲人、有色人种和亚洲人。这种状况必然导致农民起义，但这些起义多次遭到血腥镇压。高范·姆贝基先生在他的《南非：农民起义》一书中写道：

“当人民承受军队占领特兰斯凯时他们所承受的那种苦难时，他们坚定了自己的决心，重新组织起来，重新检查自己的斗争办法，想出新的斗争办法，并且保持了永远追求自由的精神。”

我们欢迎从罗边岛释放了为争取非洲自由而进行不知疲倦的战斗的战士、非洲人国民大会（国民大会）的领导人高范·姆贝基同志。他的获释是全世界进步力量的胜利，尤其是那些一直坚持要求释放南非和纳米比亚政治犯运动的人们的胜利。

少数白人至上主义者给大多数人带来了贫困，剥夺了他们的基本人权，对他们施加了无法容忍的行为，这迫使后者走上了被博塔统治集团称为“由外来势力造成的动荡”的革命道路。主动权早已不在定居者们的手里了。南非历史的进程将永远由人民来决定，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毫无疑问地提供了大量武器，他们在白

人至上统治主义者发动的大屠杀中充当了罪恶的伙伴角色。

博塔政权用来杀害南非城市街道上的学生和纳米比亚的农民的武器是由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提供的。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不仅对南非黑人发动了侵略战争，占领了纳米比亚；它还违背了各种国际法准则，向独立的非洲邻国发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主要的受害者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不过该地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受到南非的攻击。

光是安哥拉所受的损失就达120亿美元。当现在我在这里发言时，在安哥拉领土上有七千南非军队正在与一个合法的政府进行战争。刚才我们得到消息，大约有一万人组成的坦克师正从纳米比亚领土上向安哥拉边界开进。然而，美国竟厚颜无耻地要求那些援助这个年轻共和国的友好的自愿者们从安哥拉领土上撤走，而不是要求那些外国侵略军从安哥拉撤走。

这是帝国主义的逻辑。受害者却被要求去确保侵略者的安全。对侵略者实行绥靖的方法不仅是要有经济利益，而且也要提供更多的螫式导弹和“陶”式导弹，以对徒手的农民发起残酷的进攻。这也就是华盛顿、伦敦所一再声称的文明行动。

纳米比亚的一位著名宗教人士在与我讨论时对安哥拉、南非以及美国作了比较性的分析。他说，南非是一个拦路抢劫的强盗和强奸犯，安拉哥则是一个在公路上行走的无辜妇女，一再被南非这个狗强盗所强奸。可是当一旦她决定穿上更多的内裤时，强盗要想继续强奸就困难了。当强盗继续对她非礼时，这位妇女就高喊救命，有一位过路的商人——这个商人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说，“你为什么叫？”。这位妇女说，“救救我。这家伙要对我非礼。”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行人就说，“为什么你要穿上这么多内裤？你最好脱掉这些内裤，这样就可以保证强盗不再对你有任何侵犯。”这也就是一个有武装，或者说略有武装的国家被要求去除它自己微弱的防务以便让一个强奸犯可以继续强奸它所面临的处境。

尽管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压制我国人民的愿望,但对种族隔离的抵抗却是日益加强。民族解放运动、劳工运动、学生与青年、宗教领袖与各机构、基层组织和白人中的开明人士已使纳米比亚与南非正在开展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焕然一新。布尔政权在我们两个国家中对非洲人民所进行的任何镇压行动只会带来更多的坚定的斗士,他们同仇敌忾地要推翻种族隔离制度。此外,对前线国家与其它邻国所犯下的每一个侵略罪行只会更坚定前线国家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盟国的决心,加强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在这方面弗朗茨·法隆在其《面向非洲革命》一书中的理论今天仍然适用,他说:

“因为每一块被解放的领土在某一时期内都是被上升到‘引导领土’的地位,因而受过殖民统治的人民之间似乎有一种给人以启迪的神圣交流。每一块新领土的独立以及更多人民的解放对其他被压迫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鼓励与希望。殖民统治在美洲或亚洲所遭受的每一个挫折都增强了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意志。受到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正是在其反对压迫者的民族斗争中才具体看到了殖民主义集团是狼狈为奸的,而各解放运动之间也必须是相互依赖的。”

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的确已经获得了新的势头。我们欣赏地注意到北欧国家与其它国家已采取了一些立法措施,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我们希望,华盛顿、伦敦、波恩三个反制裁轴心国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将加入国际协商一致,力求对比勒陀利亚实行强制性的经济制裁,因为这是有可能尽量少流血地在南非带来变革的唯一和平途径。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们必须明白,实行制裁是在南非避免灾难性的全面种族战争的最大希望。

和平解决南非种族隔离问题的时间已越来越少了。如果不很快废除种族隔离这个制度,整个南部非洲就会因为暴力的动荡化为一片火海,这给少数白人所带来的后果也是不难想象的。

难道世人，尤其是那三个反对制裁的轴心国不应该听一听法国著名哲学家让·杰克·卢梭的明智规劝吗？卢梭曾经指出：

“到底要有多少罪恶，多少烦恼和谋杀，要有多少恐怖与不幸，才有谁或许可以拯救人类，他拔掉桩子或是填平深沟，对他的伙伴喊道，‘小心不要听这些骗子的话。你要是一旦忘记地球的成果属于我们大家，而地球却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的话你就不可救药了’。”

在结束发言时，请允许我代表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正在进行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表示我们支持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尼日利亚代表约瑟夫·加巴大使的干练与竭诚的领导之下继续动员国际社会，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并支持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

主席：根据大会1974年11月22日第3237(XXIX)号决议，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发言。

特尔茨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谁能比我们巴勒斯坦人更能理解南非人民所处的困境，更能理解他们因为被剥夺基本的人权、社会与政治权利而深受的苦难？有谁能比我们更能理解南非人民在二十世纪末的这个时候要求自由生活的愿望与迫切心情？有谁能比我们更能理解他们为幸福、健康与教育，尤其是成为真正的人——而他们却被剥夺了这一身份——所进行的斗争？我们不仅能够理解他们的愿望，他们的困境和苦难，而且也与他们有相同的愿望、相同的困境和相同的苦难。此外，我们不仅分享他们的愿望和希望，而且与他们有共同的斗争和决心将自己从中世纪的黑暗作法中解放出来。

种族隔离政权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执行的政策和做法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和思想都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两者都违背历史潮流的，现在时机已到，国际社会应采取具体行动反对这两个政权。我们认为联合国及其所属各机构也完全有权采取这种行动。

在《宪章》给我们提供了具体措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的情况下，我们难道仅仅拒绝接受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权代表的全权证书，并将其赶出大会就感到满足吗？但是，不道德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其是否能够保留在联合国内并不觉得重要也根本不在乎。要害之处在于打击它的经济。

1981年5月，对南非实行制裁的国际会议强调，为了确保南非遵守联合国的决定，必须采取最适宜和有效的制裁措施。制裁是确保尊重文明行为的国际准则，包括尊重《宪章》原则，特别是自决的原则和尊重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国际公约的唯一途径。

国际社会有责任，用行动表示对种族隔离政策的痛恨，并表示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合法愿望和斗争的声援。

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权在没有得到某些名声很大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具体支持的情况下，还能够生存吗？部分国家甚至还假惺惺地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号。我怀疑他们是否理解其含义。起码，他们宣称他们理解。

实行必要的、全面强制性制裁首先要求确保这些措施得到尊重和执行。必须认清和对付“特洛伊木马。”

在纽约和美国的其它主要城市——甚至不一定是大城市——采购钢铁、木材、烟草、皮革、毛料、糖、食品和纸质产品时，人们“不知不觉地”买了所谓的以色列产品。然而，它们的确是以色列产品吗？它们是库尔、伊斯库尔、或蒙迪造纸公司以及其它公司的产品。这些南非产品迟早会通过以色列的自由贸易协议进入美国市场，如同目前进入某些欧洲市场一样。我们不能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关于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之间商业与贸易往来的表格所迷惑。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2/22/Add.1)表明南非的总贸易额大约是二亿六千五百万美元。然而，诚实总是占上风的，该报告指出，这些数目不包括军事交易，钻石，金以及再出口的商品。以色列1983年再出口的钻石总

额达十亿美元，其中，有价值8亿美元的未加工的钻石。几乎可以肯定是来自被占领的纳米比亚的。另外的2亿美元是加工费用。

我们不应当离题。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正是通过以色列来保证它的经济和财政资源的。在此，我重申，如果没有让所有会员国保证尊重制裁规定的保障措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将是毫无意义的。

大会已听到许多有关仅以一个人是否是黑肤色为理由而施以残暴、采取丧失人性的行为和进行歧视的情况。但也许这种人的心才是黑的，而黑肤色人的心确是洁净的，南非人民及其领导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局面。他们决定，通过提出一项旨在通过民主和结束国家恐怖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永久性种族主义制度来实现和平的现实主义政策。他们希望确保下一代得到他们自己已失去的东西——幸福和繁荣。

我们被提醒警惕博塔政权玩弄的某些花招，它不惜花费几百万美元，宣传为增选人员而设立的许多冒牌组织，而发动了一场宣传运动。我们这些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在这些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人曾经历过这一阶段。以色列拥有他们的支持者，上百万的美元从美国流入，用来扶助在我国的傀儡政府。我们的信仰、决心、和斗争挫败了以色列以及支持和维持它生存那些人的种种阴谋。他们为此动用了自美国国库和在美国筹集的款项，剥夺了美国人民应享有的资金，也剥夺了联合国人民应享有的资金。

博塔政权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诚意要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谈判。我们的战友，在斗争中的兄弟告诫我们，恰恰相反，博塔政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破坏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我们有着同样的敌人，使用的是同样的伎俩。在南非进行的是镇压民主运动，巩固和长期维持白人统治的种族隔离制度；而在我们这里推行的是唯我独尊的排外思想。博塔政权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那些它要进行对话的人，并强迫他们接受它的支配。正如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位代表明确指出的那样：

“我国的冲突是在民族解放和民主力量和种族主义与反动势力这两者之间发生的。任何形式的谈判都将在这两个以各自不同组织为代表的势力之间进行。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一道，毫无保留地反对博塔政权企图通过种族隔离议会制定的立法在被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宣布无效的宪法的基础上，建立国民法制理事会。国民法制理事会试图使我们竭力要废除的种族隔离结构得以巩固和合法化”。（A/42/PV. 72, 第122页）

最后，让我们静下来问问自己：我们是让反人类的罪行永远持续下去，还是共同努力加以制止呢？

晚上8点40分散会